

14  
1911  
300



門 24  
號 1911  
卷 311

早稻田 大學 圖書館  
照 36. 7. 5 號  
藏 書

處置官員署印事



照得先因寧王圖危宗社與兵作亂劫奪江西都布按三司并  
善書府縣大小衙門印信臣隨調集各府官軍民快於本年七  
月二十日攻復省城當於府內搜獲前項印信共計一百六顆  
到臣收候已經捷報外今照寧王已擒餘黨誅戮地方幸已稍  
寧所有三司府縣衙門俱係錢糧刑名軍馬城池等項重務關  
涉匪輕况今兵亂之後人民困苦不可一日缺官幹辦撫輯但  
三司等官俱係被脅有罪人數若待別除官員到日非惟人心  
惶惑抑且事無統紀臣遵照欽奉勅諭便宜事理將三司印信

布政司暫令布政使胡濂按察司暫令按察使楊璋各戴罪護  
管隨該新任叅議周文光按察使伍文定先後到任各已替管  
外其都司暫令都指揮馬驥提學道關防令副使唐錦南昌道  
印信令僉事王疇南昌府印信令知府鄭璫南新二縣印信令  
知縣陳大道鄭公奇各戴罪暫且管理外及照南昌前左二衛  
并各撫所衙門印信俱各無官管理除用木匣收盛封發按察  
司仍候事寧有官之日該司徑發掌管外緣係處置官員署印  
以安地方事理爲此具本題知

收復九江南康叅失事官員疏

據委官江西撫州府知府陳槐饒州府知府林瑛建昌府知府  
曾璉廣信府知府周朝佐各呈先因寧王謀反奉臣案驗備行  
各府起兵擒勦各遵依先後會集市汊等處刻期破城之後又  
奉臣脾照得九江南康二府先被寧王攻破分畱逆黨據守城  
池西扼湖兵之應接南過我師之追攝仰賴宗社威靈幸已克  
復省城除遣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儒分布哨道邀擊寧  
賊務在得獲所據逆黨占據府縣應合分兵勦復脾仰知府陳  
槐林瑛前去九江曾璉周朝佐前去南康相機行事務要攻復

城池以扼賊人之咽喉平靖反側以剪逆黨之羽翼居民人等不幸被脅或因而逃竄者就行出給告示分投撫諭使各回生理務將人民加意賑恤激以忠義撫以寬仁權舉有司之職以理庶事查處倉庫之積以足軍資一面分兵邀誘寧王毋令東下仍備查各官棄城逃走致賊焚掠屠戮之故具由回報以憑叅拿究治等因依奉陳槐選帶知縣傳南喬陶諤等林域選帶知縣馬津趙榮顯等曾琪選帶檢校典節知縣余瑩縣丞陳全等周朝佐選帶知縣譚縉杜民表等各兵快一千餘名由水路分哨勦賊七月二十四等日寧賊回援省城舟至鄱陽湖等處

與吉贛等官兵相遇大戰職等各行領兵連日在湖策應與賊對敵撫州府官兵擒斬賊犯共二百九十餘名贛饒州府擒斬賊犯共五百餘名贛建昌府擒斬賊犯共四百八十餘名贛廣信府擒斬賊犯共五百餘名贛陸續各解本院轉送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覈實處決審發訖各官隨各統兵直至九江南康府地方照臣牌內行事知府陳槐林域等呈稱云云會同各官訪勘相同臣等議得九江南康府衛所縣大小官員均有守土之寄俱犯失事之律欲將各官通革管事待罪緣地方殘破之餘又係朝覲年分無官可妾更代姑從權宜暫行管事其各府

縣被害人民并缺乏軍資已於先取見在錢糧內量數查發前去賑給外參照九江地方當水陸之衝據湖湘之要朝廷以其控帶南圻屏蔽江西實爲要地故既有府衛之守又特爲兵備之設其城池三面臨水地勢四圍險固平時守備若嚴臨變必難驟破各該守備官員安於承平寬縱軍士雖預知賊報而倉惶無措及一聞賊至而望風奔走指揮劉勳除監守自盜官錢外與李泮等棄城先遁致賊殘破知縣汪穎推官陳深知縣徐志道等因見守戰無兵亦各懷印逃難百戶白昇等一印不保安望守城副使曹雷職專兵備防守不嚴雖城破之日偶幸不

與而失事之責終爲有因再照南康地方固稱土瘠民稀然亦負山阻水雖新創之城尙爾修築未完而守土之職惟當效死勿去該府知府陳霖同知陳祿通判蔡讓星子縣主簿楊永祿等畏縮無備逃難棄城湖口建昌二縣知縣章玄梅方鐸聞賊先遁致殘縣治安義縣知縣王軾賊黨在境不知先事之圖後雖有功無救地方之變彭澤縣知縣潘琨都昌縣王簿王鼎等印信倉庫雖獲無虞而都昌被賊殺死兵快彭澤被賊燒劫居民失事之責亦有攸歸星子縣縣丞賈時中安義縣主簿董國宜一則脫逃不首一則縱子投賊至於各該府縣首領儒學倉

平陽書 卷之十 四  
場局務等官雖無守土之責俱有棄職之罪以上各官求情固  
有輕重揆義俱犯憲條雖有後獲之功難掩先失之罪及照近  
年以來士氣不振兵律欠嚴蓋由姑息屢行激勵之方不立規  
利避害者獲免委身効職者難容是以偷靡成習節義鮮彰伏  
望皇上帝奮乾綱肅清綱紀乞勅法司叅詳情罪輕重通將各  
官究治如律雖或量功未減亦必各示懲創庶有作新之機足  
為將來之警

案行江西按察司停止獻俘呈

據江西按察司呈奉欽差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劄付同開  
會同欽差提督軍務平賊將軍充總兵官左都督朱議得止兵  
息民不為無見亦身可說但照奔潰黨惡見該各屬日報嘯聚流劫亦非  
已靖黨惡閔念四等又係職等行文之後拏獲之數亦或尙多  
撫按守臣當此新亂之餘正宜留心撫綏地方聽候勘明解京  
良由不知前因固執一見輒要自行獲解私請回師再照陶云如勝  
已為賊屬了簡如此貴重借號謀武人倭宗諸眷屬外官抑解恐有妨礙設或越分擅為咎歸何人職  
等體念民力不堪供給軍餉責令將官將所領官兵分布各府

住劄聽掣當職止帶合用叅隨執打旗號等項人員徑往江西  
公同巡撫等官查驗巢穴及遍給告示曉諭撫按地方一面具  
請定示另行除差委錦衣衛都指揮僉事馬驥前來外劄仰本  
司當該官吏照依劄付內事理即便遵照鈞帖內事理備行巡  
撫都御史王等將已獲賊犯留彼聽候明旨欽遵施行等因備  
呈到院卷查先爲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云本職將寧王并  
其逆黨親自量帶官兵徑赴水路照依原擬日期啟行解赴京  
師已至廣信地方今準前因爲照前項逆黨俱已擒獲其餘脅  
從遵照欽降黃榜事例俱已許令投首解放宗藩眷屬俱係取

到各將軍府內使管件監守保無他嫌今欽差提督贊畫機密  
軍務御用監大監張及欽差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欽差提  
督軍務平賊將軍充領兵官左都督朱憂國愛民之心素聞遠  
近况號令嚴明秋毫無犯今來體勘逆賊巢穴果已破平百姓  
貧困顛連必能大加撫諭安輯以仰布朝廷懷惠小民之仁本  
職縱使復回省城亦安能少効一籌不過往返道途遠誤奏過  
程期有損無益爲此仰抄案回司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  
事理即便備呈前去煩請徑自查照施行

獻俘揭帖

惟欽差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御馬監太監張揭帖開稱聖駕親  
率六師奉天征討已臨山東南直隸境界所據前項人犯宜合  
比常加謹防守調攝待候駕臨江西省下之日查勘起謀根由  
明白應否起解斬首梟掛等項就彼處分定奪若不移文知會  
誠恐地方官員不知事理不行奏請明旨那移他處或擅自起  
解致使臨難對證有誤軍機等因卷查先為飛報地方謀反重  
情云云本職已將寧王并逆黨親自量帶官兵徑從水路照依  
原擬日期啟行解赴京師已至廣信地方外今又惟前因及該



差官留本職并寧王及各黨類回省爲照前項人犯先監按察司責委官員人等晝夜嚴加關防有病隨即撥醫調治數內謀黨李士實王春劉養正等已多醫治不痊俱各身故隨差官吏忤作人等前去相驗責付淺殯撥人看守其寧王及謀黨劉吉等俱係惡煩久張之人設若淹禁不行解報縱有官兵加謹防守恐或扇誘別生他奸今若留回省城中途疎虞猶爲可慮兼且人犯多生瘡痢沿途亦卽撥醫調治又有數內鎮國將軍拱械并世子二哥各行身故又經差官相明買棺裝殮責仰貴溪縣撥人看守其餘尚未痊可若更生往返跋涉未免各犯性命

愈加狠狽相繼死故終無解京人犯抑堪驚搖遠近變起不測本職親解寧王先已奏聞朝廷定有起程日期豈敢久滯因循不卽解獻違慢疎虞罪將焉追及照庫藏冊籍等項未准揭帖之先已會多官封貯在府待命定奪况新任按察使伍文定及戴罪三司官領兵知府等官俱各見在封識明白別無可疑除將寧王宸濠等各另差官分押宮眷婦女行各將軍府取有內便管伴俱照舊親自解京外所有庫藏等項奉有明旨自應查盤起解就請公同三司并各府等官眼同徑自區處爲此合用揭帖前去煩請查照施行

此事極難處先生此揭執理極正措辭極婉卽有嫉怒者其  
如先生何

委知府伍文定邢珣防守省城牌

照得江西大亂勦平地方幸已稍靖但巡撫官員被殺巡按及  
三司府州縣衛所等官俱各戴罪聽叅本院卽今又督官兵押  
解寧王并其黨與赴京省城居民久遭荼苦瘡痍未起驚疑未  
息雖經撫諭誠恐本院去後或有意外之虞擬合委官留兵防  
守爲此牌仰領兵知府伍文定邢珣等卽便照依後開班次輪  
流各行量帶官兵晝夜固守城池保障地方撫安居民禁革騷  
擾候撫按官員及三司等官到任事定之日方許回還照舊管  
事毋得違錯

計開

一班知府伍文定邢珣  
 二班徐璉戴德儒  
 三班曾璵  
 四班周朝佐林斌  
 大難既平他人處此未免懈弛先生猶加意防守所以百  
 無一失

行江西布按二司看守寧府庫藏

照得寧府庫藏已經本院督同戴罪三司官員并各府知府公  
 同封識完固合就委官監督看守為此仰抄案回司即行該司  
 掌印官督同南昌府同知何繼周及南新二縣掌印官定委老  
 成曉事官二員分領會定大戶人等每夜上宿看守東西二庫  
 仍令兵快把守寧府南東西三門晝夜巡邏不許移動一草一  
 驛二司掌印并該道分巡官不時巡視開點毋得視常虛應故  
 事倘致疎失責有所歸

行江西三司清查被劫府庫起運錢糧

照得本年六月十四日寧王謀反盡將江西都布按三司及附郭南昌等府縣庫盤檢去訖中間多係各府州縣解到起運等項錢糧未經轉解若不嚴加查考恐滋侵欺爲此仰抄案回司即便吊取原行卷簿到官責令該庫官攢并經手人役從公清查要見某項原收某府州縣解到某色起運錢糧若干某項原係貯庫紙米贓罰金銀器物等件各若干寧王盤檢若干中間有無官吏庫役人等乘機侵騙情弊卽今見在若干務要通行查明備造印信手本火速繳報以憑查考施行仍行南昌等府州縣一體遵照將起解赴庫錢糧查報但毋違錯

行江西布按二司清查軍前取用錢糧

案照先因寧王變亂該本部備行南贛等府起調各項軍兵追勦合用糧餉等項就仰聽將在官錢糧支給間隨據吉安府申稱動調兵快數萬本府錢糧數少乞爲急處等情已經通行各府速將見貯不拘何項錢糧以三分爲率內將二分解赴軍前接濟外續看前項事情係國家大難存亡所關誠恐兵方不敷又牌行各該官司卽選父子鄉兵在官操練聽將官錢支作口糧候本院另有明文一至啟行去後今照前項首惡并其謀黨俱已擒斬原調各處軍兵久已散歸所據用過糧餉等項各行

平陽書 卷之十  
查造爲此仰抄案回司卽查各府州縣自用兵日起至掣兵日止要見某項錢糧差何人役解赴軍前應用若干有無獲奉批廻在卷又將某項錢糧差何人役解赴某官處支給官兵口糧等項若干自某月日期起至某月日止各支若干或係那借惟復措置之數務要清查明日類造文冊呈馳差人送院查考中間如有官吏人等通同作弊重支冒領或以少作多侵欺捏報者就便拏問照例發遣毋得違錯

近日邊鎮諸臣多以錢糧蒙議必如此項項清楚方無尤悔所以立大功者精神無事不綿密

行江西布按二司葺革撫級條件

照得江西未亂之前民僞頗滋吏政多弊撫治之責已號煩難况大亂之後錢糧有侵尅之費軍伍有缺之虞奸惡僞與災旱荐作法度申明之未至官吏怠玩之或生本院討賊平亂功雖告成葺革撫級力尙未徧若不調析處分深爲未便爲此仰抄案回司照依案驗內事理逐一遵照施行務使事各舉行民沾實惠毋得虛應故事取罪不便

計開

一省城大亂固已勦平地方守備難便廢弛除南新一縣

機兵令分巡該道分撥守門外仰布按二司掌印官會同於所屬隣近府州酌量原編機兵多寡量取轉二千名各委相應人員帶領來省操練以備不虞仍行南昌道分巡官較視點關其各兵口糧聽令各該縣分動支預備倉米穀計日分給候事完之日停止

一十四年起運兌准間有被賊虜掠其未兌及未到水次并偏僻去處未經賊掠者尙多誠恐官吏糧里人等乘機隱匿捏故侵欺合先行查仰布按二司掌印官卽行各該府州縣將已兌糧數通查覓見在若干果被賊

虜若干取具重甘結狀造冊繳報以憑議處其見在糧米就於所在地方暫且囤貯看守如有未兌捏作已兌不曾被賊捏作賊劫者照例問發充軍官吏坐擬賊罪不恕

一南昌九江南康三府被賊殘害尤宜矜恤仰布按二司掌印官作急查勘呈來以憑議處

南昌左衛旗軍多因從逆擒斬以致缺伍仰布按二司官卽便出給告示許令在逃旗軍并餘丁投首照依榜例免其罪名着令頂補軍役漸委官員管領以備操守

一建昌安義二縣賊首雖已擒獲遺漏餘黨尚多今既奉有榜例合與更新仰布按二司轉行該縣出給告示許各自新痛改前惡卽爲良民有司照常撫恤團保糧里不得挾私陷害如有不悛仍舊爲非者擒捕施行

一寧王庄田基屋湖地并寧府官員人役及投入用事從逆等項人犯田在例應籍沒合先查理除將內官黃瑞基屋改作東湖書院以便學者講習外其餘仰布按二司掌印官會同南昌道分巡官行委酌當官員逐一清查如田庄粟見坐落地名何處田畝若干山場樹木若

于湖地廣闊若干房屋幾間今年見在花利卽便收貯所在地方責人看守通造手冊繳報其有原係占奪民間物業相應給還及估價發賣仍佃者俱候查明之日從容呈議審處敢有隱匿及指以原業捏稱借貸輒行據占者先行拏問不恕

一省城各衙門并公廨有殘圯應合修理者仰布按二司掌印官會同該道官叅酌緩急行令府縣移拆無用房屋量加修理毋得虛費財物

一省城湖地仰布按二司行南昌府縣其城濠行都司各

委人看守魚利公同變收入官以備公用不許私取及  
致人偷盜

今年鄉試因亂廢格除應否補試另行議奏外其未亂  
之前已經舉行未畢事件合先查究仰布政司將原發  
修理貢院席舍并發買物料等項銀兩若干委何人管  
卽今已修完并買到物料若干見存銀兩若干查明造  
報毋得因循致令吏胥乘機隱匿作弊其已買物料有  
不堪貯者姑令變價還官以俟再買以後未舉事件有  
應合預處者會同按察司并該道官一面議處施行按

察司仍行提學官轉行所屬知悉

大亂平定之後尋常處此惟知有飲食晏樂而已觀先生  
釐革撫綏條件真是事無巨細精神無不周到區畫無不  
中窾正朱夫子所謂處事精詳者可以見先生大學問



咨兵部查驗文移

照得本職已將寧王宸濠并其黨與及宮眷人等照依原擬具  
奏日期起程親自解赴闕下間隨據南康府申并江西按察司  
呈各奉欽差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劄付內開訪得宸濠已  
該本職擒獲克復省城等語未曾親到江西又無堪信文移止  
是見人傳說遠難憑據况宗藩人眾中間恐有撥置同謀逆黨  
未盡等因及節准欽差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御用監太監張揭  
帖開稱將各犯委的當人員用心防守調攝飲食獻俘闕下會  
官封記庫藏俱候按臨地方區畫等因又准欽差提督軍務充

平漢書 卷之十一  
總兵官安邊伯朱手本開稱卽查節次共擒斬叛賊級若干內各處原奏報有名若干無名若干有名未獲漏網并自首及所獲馬騾器械等項各若干連獲官軍衛所職役姓名備查明白俱各存留江西省城聽候審驗仍查餘黨有無奔潰及曾否殄滅盡絕緣由通行開報以憑回報等因各到職爲照宸濠并其同謀黨與俱已擒獲餘孽亦就誅戮雖有勝從數亦不多皆非得已隨卽遵奉欽降黃榜曉諭俱赴所在官司投首解散其庫藏等項該本職會同多官於未准揭帖之先眼同封貯在官聽候命下定奪官軍兵快擒斬功次見該原經奏留兩廣監察御

史謝源伍希儒查造奏繳及照宸濠并各重犯宮眷人等見解廣信地方設若往返恐致疎虞及違悞本職奏報原擬日期除照舊督解前赴闕下獻俘以昭聖武及具揭帖各另回覆外今照前因照得本職謬當軍旅重寄地方安危所關三軍死生攸係一應事機若非奉有御寶勅旨及兵部卽信咨文安敢輕易憑信今前項各官文移旣非祖宗舊章成憲就使果皆出於上意亦須貴部行有知會公文萬一奸人假托各官名目乘間作弊致有不測變亂本職雖死亦何所及除奉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鈞帖會奉朝旨

相應遵奉其餘悉遵舊章施行外緣前項各官文移未委虛的  
俱合備行咨報貴部為此備抄揭帖粘連咨請查驗施行

牌仰沿途各府州縣衛所驛遞巡司衙門慰諭軍民破會城擒

宸濠共六日  
耳忒快煞

照得先因寧王謀反請兵征勦續該本院親督各哨於七月二十  
十日攻復省城二十四等日在鄱陽湖連日與賊大戰至二十  
六日遂將寧王俘執及其謀黨李士實等賊首林十一等俱已  
前後擒獲餘黨蕩平地方稍靖已於本月三十日具本奏捷訖  
近因傳報京軍復來愚民妄相逃竄往往溺水自縊本院親行  
撫諭尙未能息殊不知朝廷出兵專為誅勦寧賊救民水火之  
中况統兵將帥皆係素有威望老臣宿將紀律嚴明遠近素所

稱服縱使復來亦必自無擾害况今寧賊已擒地方已靖京軍豈有無事遠涉之理愚民無知轉相驚惑深為可憫誠恐沿途一帶居民亦多聽信傳聞不實之言而北來京軍尙未知寧王已就擒獲合行差官沿途曉諭軍民及一面迎候北來官兵除將寧王反逆黨與本院親自量帶官兵徑從小路解赴京師外仰沿途軍衛有司驛遞等衙門照牌事理卽行抄牌備出告示曉諭遠近鄉村軍民人等使知寧賊已擒差去官員仍仰程程護送同與迎候京軍請免沿途百姓供億之苦本院押解賊犯量帶官兵皆自備行糧廩結沿途經過有司等衙門止備人夫牽拽船隻及略供柴草給付各兵燒用其他一無所擾不得因此科害里甲軍民

告諭軍民

絕妙

告諭軍民人等爾等困苦已極本院才短知窮坐視而不能救徒含羞負愧言之實切痛心今京邊官軍驅馳道路萬里遠來皆無非為朝廷之事拋父母棄妻子被風霜冒寒暑顛頓道路經年不得一顧其家其為疾苦殆有不忍言者豈其心之樂居於此哉况南方卑溼之地尤非北人所宜今春氣漸動瘴疫將興久客思歸情懷益有不堪爾等居民念自己不得安寧之苦卽須念諸官軍久離鄉土地棄家室之苦務敦主客之情勿懷怨恨之意諒事寧之後凡遭兵困之民朝廷必有優恤今軍馬

平陽書 卷之十一  
塞城有司供應日不暇給一應爭鬪等項詞訟俱宜含忍止息  
勿輒告擾各安受爾命寧耐爾心木院心有餘而力不足聊布  
此苦切之情於爾百姓其各體悉無怨

案行浙江按察司交割逆犯暫留養病

照得當職先因患病具本乞休間奉勅扶病前往福建公幹六  
月十五日行至江西豐城地方適遇寧王興兵倖亂看係君父  
大難義不忍去復回吉安府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起調兵夫招  
集義勇扶病親行統領於七月二十日攻復省城本月二十四  
五六等日於鄱陽湖連日大戰擒獲寧王宸濠及逆黨李士賓  
劉養正王春等賊首吳十三凌十一閉念四吳國七閔念八等  
先後具本奏報外隨聞大駕南征理當解赴軍門又因宸濠連  
日不食慮恐物故無以獻俘奏凱彰朝廷討賊之義兼之合省

內外人情洶洶或生他變當具本題知於九月十一日啟行將宸濠及逆黨宮眷解赴軍門當職力疾沿途醫藥親行押解行至廣信地方又奉欽差總督軍務鈞帖備仰照依制諭內事理即便轉行所屬司府衛所州縣驛遞等衙門欽遵施行等因遵依通行間續准欽差提督軍務御馬太監張照會及准欽差總督軍務充總兵官安邊伯朱子本各遣官邀回本職并將所解宸濠等逆犯回省聽候會審本職看得既奉總督軍門鈞帖自合解赴面受節制若復退還省城坐待駕臨恐洩遲慢且誤奏過程期又復扶病日夜前進行至浙江杭州府地方前病愈加

沈重不能支持請醫調治間適遇欽差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御馬監太監張奉命前來江西體勘宸濠等反逆事情及查理庫藏宮眷等事當惟鈞帖開稱宸濠等待親臨地方覆審明白具奉軍門定奪等因為照本職先因父老祖喪累疏乞休未蒙俞允隨扶病赴闕意圖了事即從彼地冒罪逃歸旬日之前亦已具奏不意行至中途遭值寧王反叛此係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去又闔省撫巡地方等官無一人見在天下事機間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為牽制攻討之圖候命帥既至地方稍靖即從初心死無所避臣區區報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

宗之禍不避形迹之嫌冒非其任以勤國難亦望朝廷鑒臣此  
心不以法例繩縛使得少伸烏鳥之私等情具奏外今照前事  
本職自度病勢日重猝未易愈前進既有不能退回愈有不可  
若再遲延必成兩誤除本職暫留當地請醫調治俟稍痊可一  
面仍回省城或仍前進沿途迎駕一面具本乞恩養另行外所  
據原解逆犯合就查明交割帶回省城聽候駕臨審處通行爲  
此仰抄案回司着落官吏備呈欽差提督軍務贊畫機密軍務  
御馬監太監張頌請會同監軍御史公同當省都布按三司等  
官將所解逆首宸濠及逆黨劉吉等各犯并宮眷馬匹等項逐

一交查明白仍請徑自另委相應官員兵快管押帶回省城從  
宜審處轉解施行仍備呈兵部查照知會抄案依准并行過日  
期先行飛報

逆濠雖擒而在內多其黨與故武宗親征之說皆奸人爲之  
一以爲逆濠之地一以忌陽明之功也然先生卽依奉之而  
但以逆濠及一千叛黨交割張璫而身自養病待命於浙真  
得異以行權之妙

追勦入湖賊黨牌

據南康府通判林寬呈稱後港逆犯楊本榮等百十餘人擄船

逃入鄱陽湖等處乞行南昌饒州等府縣及沿湖巡司居民人等截捕看得賊既入湖良善已分正可乘機合兵捕剿爲此牌仰守巡南昌道卽行點選驍勇軍快六七百名各執備鋒利器械給與口糧一月就行督捕都指揮僉事馮動統領星夜躡賊向往用心緝捕獲功人役一體重賞如有違令退縮者遵照欽奉勅諭事理聽以軍法從事本官務要申嚴紀律相機而行毋得退避輕忽有失機宜致賊遠竄貽患地方軍法具存罪亦難追

行江西按察司編審九姓漁戶牌

爲照賊首吳十三凌十一閔念四念八等俱已擒獲黨類亦多誅勦雖有脅從之徒皆非得已節該本院備奉欽降黃榜通行給發曉諭許其自首改過自新安插訖數內楊子橋等九姓漁戶又該知縣王軾引起軍門投首審各執稱被脅情有可矜當該本院量行責治仍發本官帶同安撫外今訪得前項漁戶尙有隱匿未報及已報在官而乘勢爲非者况查沿江湖港等處亦有漁戶以打魚爲由因而劫殺人財雖嘗緝捕禁約而官吏因循禁防廢弛合就通行查處爲此仰抄案回司卽便選委能



平泉書  
卷之十一  
三  
幹官員會同安義等縣掌印捕盜等官拘集楊子橋等九姓漁戶到官從公查審要見戶計若干丁計若干已報在官若干未報在官若干各駕大小漁船若干原在某處地方打魚生理著定年貌籍貫編成牌甲每十名爲一牌內僉眾所畏服一名爲小甲地方多寡每五牌或六牌爲一甲內僉眾所信服一名爲總甲責令不時管束戒諭仍於原駕船稍粉飭方尺官爲開寫姓名年甲籍貫住址及註定打魚所在用鐵打字號火烙印記開造印信手冊在官每月朔望各具不致爲非結狀親自赴縣投遞用憑稽查點閱中間如有隱匿不報者俱許投首免罪亦

就照前行若有已報在官仍前乘機爲非抗頑不行到官仰從長計議應撫應捕遵照本院欽奉勅諭隨宜處置事理徑自施行今後但有上戶官民客商人等被害就于本處追究務在得獲明正典刑仍卽通行南昌等一十三府及各州縣一體查處編立牌甲嚴加禁約施行造冊報查考如或故違定將首領官吏拏問決不輕貸

行江西按察司查禁因公科索民財

照得聖駕南征所有供應軍馬糧草并合用器皿等項已該江西布按二司分派各府州縣支給在庫官錢均派經過府縣應用近訪得各該官吏多有不遵法度或將官庫錢糧通同侵欺入已乘機科派民間出辦或取金銀器皿銀兩或要牛馬猪羊等物輒差多人下鄉狐假虎威擾害殆遍中間積年刀徒又行百般需索稍有不遂輒稱毆打抗拒聳信官府添人捉拏加以刑辱重行追索若不查禁處置深爲民患爲此仰抄案回司卽便會同布政司掌印官速行計處先將各應支銀兩查解應用

若有不足就將在庫不拘何項銀兩支給接濟俱要造冊開報以憑查考事畢之日再行議處作正支銷或設法追補其各府州縣科取民間財物卽行查究禁革未到官者毋再追併已在官者照數給還中間敢有隱瞞纖毫不法體訪得出或被入首告定行拏問賊罪決不輕貸仍先出給告示發仰所屬張掛曉諭務使知悉俱毋違錯

進繳征滿鈞帖

卷查先奉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大

武宗自稱官銜極可笑重

陶云此卽

師鎮國公朱鈞帖節該欽奉制諭江西宸濠悖逆天道謀爲不

陶云革此制必出大臣之手而不得反目命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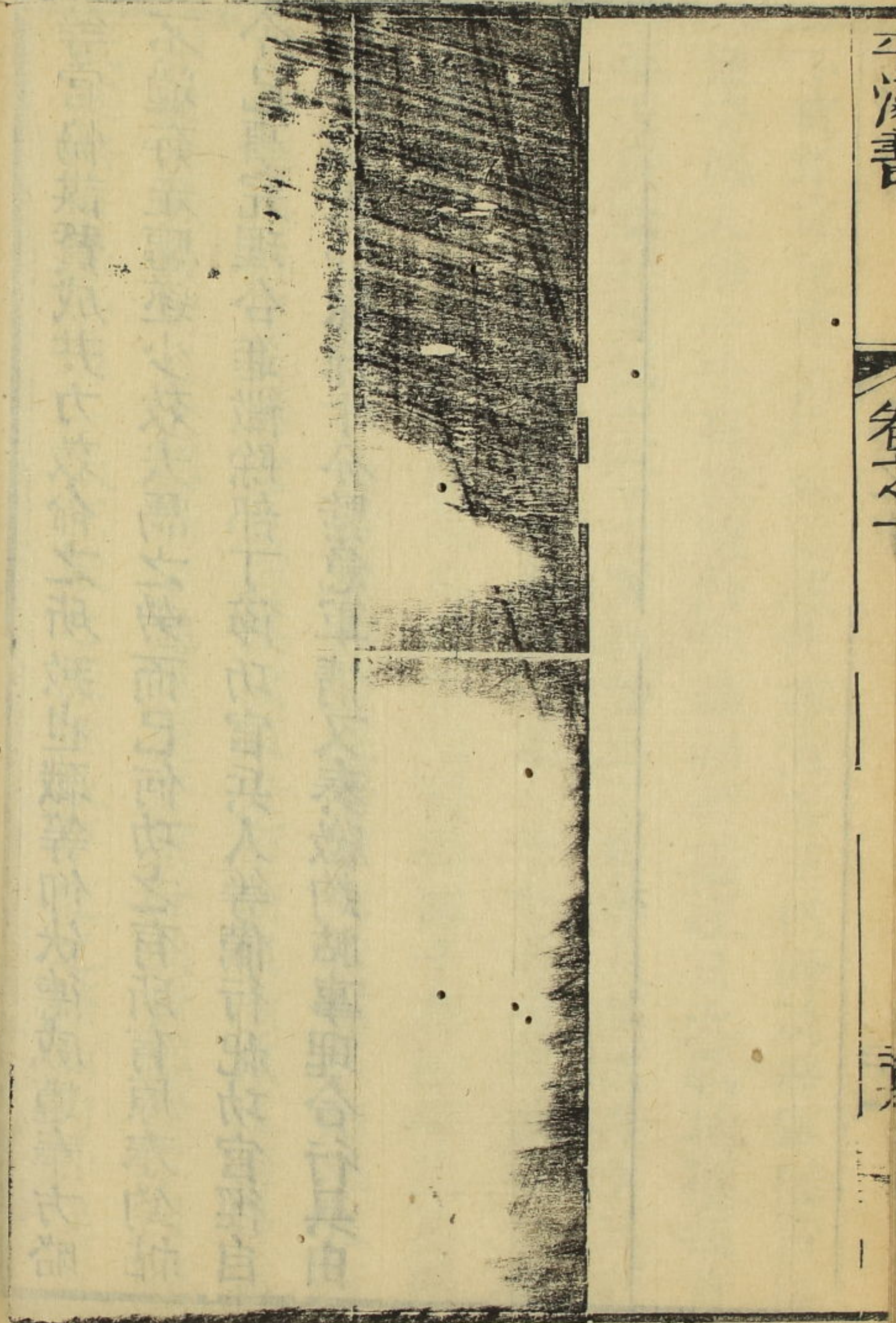
軌欲圖社稷得罪祖宗茲特命爾統帥六師往正其罪殄除叛

此卽名不正則言不順之實也

逆以安地方其隨軍內外提督及各處鎮巡等官悉聽節制欽此欽遵合行鈞帖仰提督南贛汀漳兼巡撫江西等處右副都御史王守仁照依制諭內事理卽便轉行所屬司府衛所州縣驛遞衙門一體欽遵施行等因已經依奉備行各屬欽遵及具不違依準備由呈繳去後本職遵奉總督軍門節制方略領部

下官軍克復南昌府城擒獲叛黨宜春王拱樛及將軍儀賓從  
逆守城人等一千有餘隨於鄱陽湖等處連日大戰擒獲叛首  
寧王宸濠并其謀主李士實劉養正王春等大賊首吳十三凌  
十一等及其黨與脅從人等共一萬一千有奇除將擒斬緣由  
先後具奏外竊思宸濠謀危社稷陰蓄異圖十有餘年及其稱  
兵倡亂遠近憂危海內震動仰賴總督軍門統領六師奉天征  
討督率內外提督等官及運謀設策分布前來南京江西等處  
相繼進剿故旬月之間掃平逆黨奠安宗社此皆總督軍門神  
武英略奇謀妙算一振不殺之威遂收平定之績而內外提督

等官協謀贊成并力效命之所致也職等仰伏德威遵奉方略  
不過奔走驅逐少效犬馬之勞而已何功之有所有原奉鈞帖  
今已事完理合進繳除部丁獲功官兵人等備行紀功官徑自  
查審繳報外緣係十分緊急軍情又奏繳鈞帖事理合行具由  
呈乞施行



批各道巡歷地方呈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南昌湖西湖東九江各道地方兵荒之餘民窮財盡盜賊蠡起劫庫掠鄉無月無警府縣各官事無綱紀申請有午文移日繁政務日廢仰各分巡官不時往來該道臨督所屬設法調度用其所長而不責其備教其不及而勿撓其權興廉激懦祛弊懲奸務以息訟弭盜康寧小民毋憚一身之勞終歲逸居省城坐視民患藐不經心俱仰備行各官查照施行繳

行南昌府禮送孫公歸櫬牌

照得江西巡撫都御史孫燧被寧賊殺害續該本院統兵攻復省城當給銀兩買棺裝殮間隨據伊男孫慶帶領家人前來扶柩還鄉所據護送人員擬合行委為此牌仰官吏卽於見在府衙官內定委一員送至原籍浙江紹興府餘姚縣河下交割并行沿途經過軍衛有司驛遞巡司等衙門各撥人夫程程護送仍仰照例從厚僉撥長行水手起關應付人夫脚力驗口給與行糧毋得稽遲未便

咨六部伸理冀元亨

照得湖廣常德府武陵縣舉人冀元亨忠信之行孚於遠邇孝友之德化於鄉間本職往年謫官貴州本生曾從講學近來南贛延之教子時因寧藩宸濠潛謀不軌虐焰日張本職封疆連屬欲為曲突徙薪之舉則既無其由將為發奸摘伏之圖則又無其實偶值宸濠飾詐要名禮賢求學本職因使本生乘機往見宸濠冀得因事納規開陳大義沮其邪謀如其不可勸喻亦因得以審察動靜知其叛逆遲速之機庶可密為禦備本生既與相見議論大相矛盾宸濠以本職所遣一時雖亦含忍遣發

而毒怒不已陰使惡黨囚出訪緝欲加陷害本生素性愿恪初  
不之知而本職風聞其說當遣密從間道潛回常德以避其禍  
後宸濠既敗痛恨本職起兵攻剿雖反噬之心無所不至而天  
理公道所在無因得遂其奸乃以本生係本職素所愛厚之人  
莫須有之事因以傾陷岳忠武者如出一轍甚哉奸黨之可畏也然先生亦天幸終自非忠誠之更過于岳公也  
輒肆詆誣謂與同謀將以泄其警憤且本生既與同謀則宸濠  
舉叛之日本生何故不與共事却乃反回常德聚徒講學宸濠  
素所同謀之人如李士實劉養正王春之流宸濠曾不一及而  
獨口稱本生與之造始此其挾警妄指益有不待辨說行道之  
人皆能知者但當事之人不加詳察輒爾聽信遂陷本生一至

於此本生篤事師之義懷報國之忠蹈不測之虎口將以轉化  
凶惡潛消奸宄論心原迹尤當顯蒙賞錄乃今身陷俘囚妻子  
奴虜家業蕩盡宗族遭殃信奸人之口為叛賊泄憤報警此本  
職之所為痛心刻骨日夜冤憤而不能自己者也本職義當與  
之同死幾欲為之具奏伸理而本生雖在拘囚傳聞不一或以  
為既釋或以為候旨兼慮當事之人或不見諒反致激成其罪  
故復隱忍到今又恐多事紛紜之日萬一玉石不分竟使忠邪  
倒置徒以沮義士之志而快叛賊之心則本職後雖繼之以死  
將亦無以贖其痛恨為此合行且咨貴部煩請咨詢鑒察特賜

平懷書  
卷之十  
三十五世  
扶持分辦施行

獎勵主簿于旺

看得近來所屬下僚鮮能持廉守法訪得興國縣主簿于旺獨能操持清白處事詳審近委管理抽分纖毫無玷奸弊剗革撫屬小官之內誠不多見相應獎勵以勸其餘爲此牌仰官吏卽便支給商稅銀兩買辦花紅彩緞羊酒各一事并將本院發去官馬一匹帶鞍一付備用鼓樂差官以禮送付本官用見本院獎勵之意

批提學僉事邵銳乞休呈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提學僉事邵銳求歸誠切堅守考槃之操而按察使伍文定挽留懇至曲盡縉衣之情是亦人各有志可謂兩盡其美然求歸者雖亦明哲保身使皆潔身而去則君臣之義或幾乎息挽留者雖以爲國惜賢使皆覩顏在位則高尚之風亦日以微况本院自欲求退而未能安可沮人之求退仰該司備行本官再加酌量於去就之間務求盡合於天理之至必欲全身遠害則掛冠東門亦遂聽行所志若猶眷顧宗國未忍割情獨往且可見危授命同舟共艱稍須弘濟却遂初心



則臨難之義既無苟免於搶攘之日而恬退之節自可求伸於  
事定之餘與言及此中心愴而

陶云此人鼎鑊在前亦斷不能避矣

批瑞州知府告病申

看得知府胡堯元始以忠義與討賊之功繼以剛果著及民之

陶云告病之故在此

政雖獲土之誠或有未孚而守身之節初無可議據申告病情

陶云暗載所惡于下冊以事上意在

由亦似意有所為大抵能絜矩者必推己及人當大任者在動

上司亦莫在性

想布政即其不合之上官也故曰妙

心忍性仰布政司即行本官照舊盡心管理府事毋因一朝之

忿遂忘三反之功事如過激欲抗彌卑理苟不渝雖屈匪辱此

敬

乞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疏

照得正德十四年七月丙節據吉安等一十三府所屬廬陵等  
縣各申為旱災事開稱本年自三月至於秋七月不雨禾苗未  
及發生盡行枯死夏稅秋糧無從辦納人民愁歎將及流離申  
乞轉達寬免等因到臣節差官吏老人踏勘前項地方委自三  
月以來雨澤不降禾苗枯死續該寧王謀反乘釁鼓亂傳播偽  
命優免租稅小人唯利是趨洶洶思亂臣因通行告示許以奏  
聞優免稅糧諭以臣子大義申祖宗休養生息恩澤暴寧王誅  
求無厭之惡由是人心稍稍安集背逆趨順老弱居守丁壯出

征團保饋餉邑無遺戶家無遺夫就使兩陽時若江西之民亦已廢耕耘之業事征戰之苦况軍旅旱乾一時併作雖富室大戶不免饑饉下戶小民得無轉死溝壑流散四方乎設或饑寒所迫徵輸所苦人自爲亂將若之何如蒙乞勅該部暫將正德十四年分稅糧通行優免以救殘傷之民以防變亂之階伏望皇上罷冗員之俸捐不急之賞止無名之徵節用省費以足軍國之需天下幸甚緣由於本年七月三十日具題請旨未奉明降隨蒙大駕親征京邊官軍前後萬數皆至并臨填城塞郭百姓戍守鋒鏑之餘未及息肩弛擔又復救死扶傷呻吟奔走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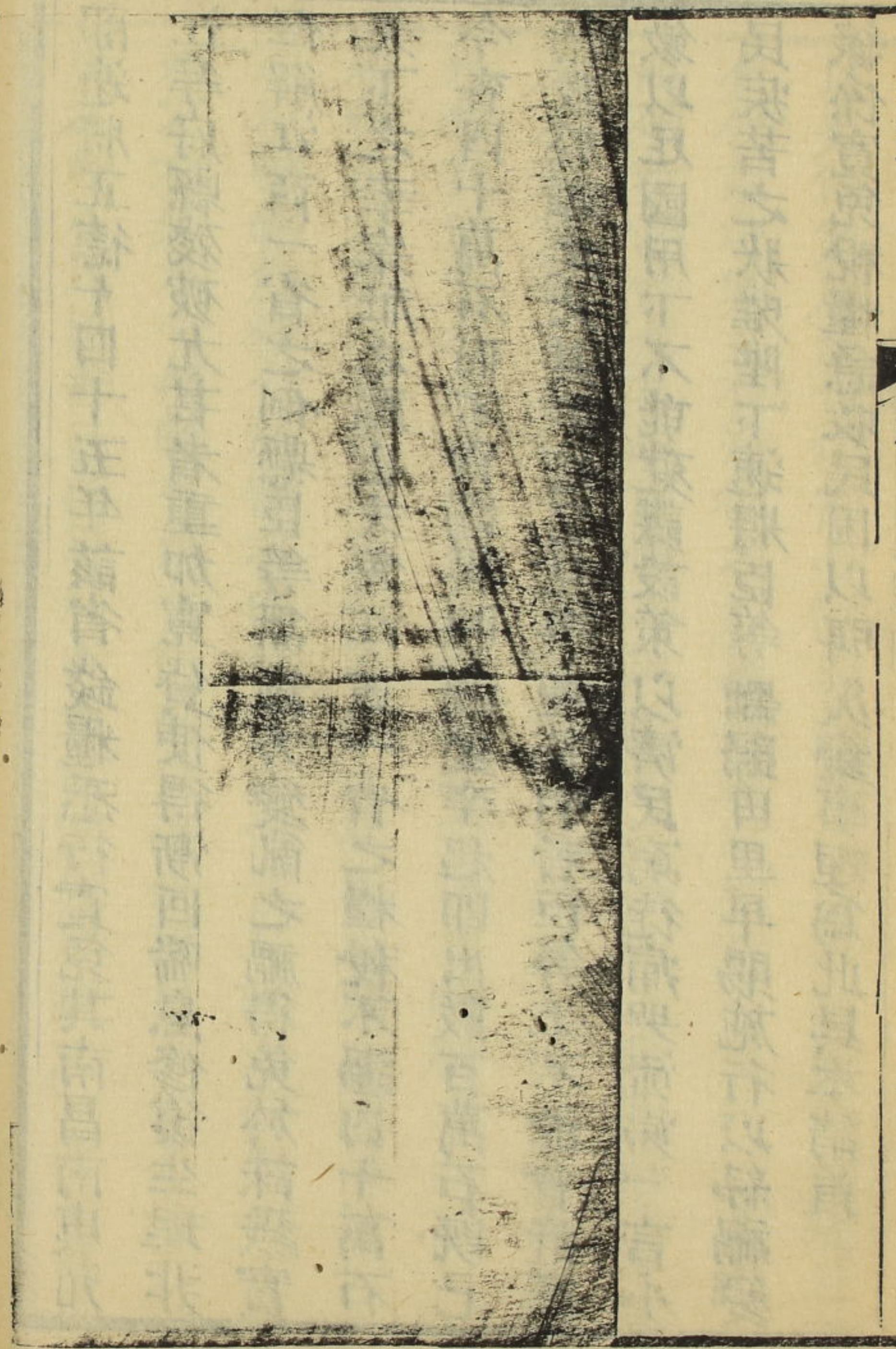
給廝養一應誅求妻孥鬻於草料骨髓竭於徵輸當是之時烏驚魚散貧民老弱流離棄委溝壑狡健者逃竄山澤羣聚爲盜獨遺其稍有家業與良善守死者十之二三又皆顛頓號呼於挺刃捶撻之下郡縣官吏咸赴省城與兵馬住屯之所奔命聽役不復得親民事上下洶洶如駕漏船於風濤顛沛之中唯懼覆溺之不暇豈遑復顧其他爲日後之慮憂及稅賦之不免征科之未完乎當是之時雖臣等亦皆奔走道路危疑倉皇恐不能爲小民請一旦之命豈遑爲歲月之慮憂及賦稅之不免征課之未完而暇爲之復請乎若是者又數月京邊官軍始將有

平漢書 卷之十一  
旅歸之期而戶部歲額之徵已下漕運交兌之文已促督催之使切責之檄已交馳四集矣流移之民間官軍之將去稍稍脇息延望歸尋其故業足未入境而頸已繫於追求者之手矣夫荒旱極矣而又因之以變亂變亂極矣而又加之以師旅師旅極矣而又竭之以供饋益之以誅求亟之以征斂當是之時有目者不忍睹有耳者不忍聞又從而股其膏血有人心者而尚忍爲之乎今遠近軍民號呼旬旬訢告喧騰求朝廷出帑藏以賑濟久而未獲反有追征之令閔然與怨謂臣等昔日蠲賦之言爲給已竊相傷嗟謂宸濠叛逆猶知優免租稅以要人心我

輩朝廷赤子皆嘗竭骨髓出死力以勤國難今困窮已極獨不蒙少加優恤又從而追征之將何以自全是以前益不信撫之而益憤憤諭之而益嗷嗷甫懷收復之望又爲流徙之圖計窮勢迫匿而爲奸肆而爲寇兩月以來有司之以鼠竊警報者月無虛日無恠也彼無家業衣食之資無父母妻子之戀而又苟有追呼之苦上有桎梏之災自非禮義之士孰肯閉口楛腹坐以待死乎今朝廷亦嘗有寬恤之令矣亦嘗有賑濟之典矣然寬恤賑濟內無帑藏之發外無官府之儲而徒使有司措置措置者豈能神輸而鬼運必將取諸富民今富民則又皆貧

民矣削貧以濟貧猶割心嚙肉以啖口口未飽而身先斃且又有侵尅之弊又有漁獵之奸民之賴以生者不能什一民之坐而死者常什九矣故寬恤之虛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免租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徒曰寬恤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饑剝其腹腎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皆將不信之矣夫戶部以國計爲官漕運以轉輸爲任今歲額之催交兌之促皆其職之使然但民者邦之本邦本一搖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伏望皇上軫念地方塗炭之餘小民困苦已極思邦本之當固慮禍變之可憂乞勅該

部速將正德十四十五年該省錢糧悉行寬免其南昌南康九江等府縣殘破尤甚者重加寬貸使得漸回喘息修復生理非但解江西一省之倒懸臣等無地方變亂之禍得免於誅戮實天下之幸宗社之福也夫免江西一省之糧稅不過四十萬石今吝四十萬石而不肯蠲異時禍變卒起卽出數百萬石旣已無救於難矣此其形迹已見事理甚明者臣等上不能會計征斂以足國用下不能建謀設策以濟民窮徒痛哭流涕一言小民疾苦之狀唯陛下速將臣等黜歸田里早賜施行以紓禍變緣係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事理爲此具本請旨



水災自劾疏

臣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者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臣以非才謬膺江西巡撫之寄今且數月曾未能有分毫及民之政而地方日以多故民日益困財日益匱災變日興禍患日促自春入夏雨水連綿江湖漲溢經月不退自贛吉臨瑞廣撫南昌九江南康沿江諸郡無不被害黍苗淪沒室廬漂蕩魚鼈之民聚棲於木杪商旅之舟經行於閭巷潰城決隄千里爲壑烟火斷絕唯聞哭聲詢諸父老皆謂數十年來所未有也除行各該司府州縣修省踏勘具奏外夫

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政不自弊因官而作官之失職臣實其端何所逃罪夫以江西之民遭歷宸濠之亂脂膏已竭而又因之以旱荒繼之以師旅遂使豐稔連年曲加賑恤倘恐生理未易完復今又重之以非常之災危亟若此當是之時雖使稷契爲牧周召作監亦恐計未有措况病廢昏劣如臣之尤者而昇之俛然坐尸其間譬使盲夫駕敗舟於顛風巨海中而責之以濟險不待智者知其覆溺無所矣又况部使之催徵益急意外之誅求未已在昔一方被災鄰省尙有接濟之望今湖湘連歲兵荒閩浙頻年旱潦兩廣之征剝未息南畿之供餽日窮淮徐以

北山東河南之間閭亦饑饉相屬由此言之自全之策旣無所施而四鄰之濟又已絕望悠悠蒼天誰任其咎靜言思究臣罪實多何者宸濠之變臣在接境不能圖於未形致令猖突震驚遠邇乃勞聖駕親征師徒暴於原野百姓殆於道路朝廷之政合因而闕隔四方之困憊由是日深臣之大罪一也徒避形迹之嫌苟爲自全之計隱忍觀望幸而脫禍不能直言極諫以悟主聽臣之大罪二也徒以逢迎附和爲忠而不知日陷於有過徒以變更遷就爲權而不知日紊於舊章徒以掇拾羅織爲能而不知日離天下之心徒以聚斂征索爲計而不知日積小民

平漢書 卷之十  
之怨此臣之大罪三也上不能有裨於國下不能有濟於民坐視困窮淪胥以溺臣之大罪四也且臣憂悸之餘百病交作疴羸衰眊視息僅存以前四者之罪人臣有一於此亦足以召災而致變况備而有之其所以速天神之怒深下民之憤而致災沴之集又何疑乎伏唯陛下軫災恤變別選賢能代臣巡撫卽以臣為顯戮彰大罰於天下臣雖隕首亦云幸也卽不以之為顯戮削其祿秩黜還田里以為人臣不職之戒庶亦有位知警民困可息人怒可泄天變可弭而臣亦死無所憾

批追徵錢糧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看得江西一省重遭大患民困已極屢經奏免糧稅日久未奉明旨近因南科奏停隨復部使催督一以為蠲免一以為追徵非惟下民無所遵守亦且官府難於施行今該司議謂兌淮起運係京儲額數而王府祿米亦歲用難缺要行所屬先納兌淮次及京庫折銀次及南京倉米次及王府祿米其餘俱候明降等因此亦深覩民患欲濟不能委曲調停計其無奈仰司卽如所議備行咨該府州縣查照施行後有恩旨當亦止免十五年以後錢糧其十四年以前拖欠必須帶徵終

有不免莫若速了爲便各府州縣宜以此意備曉下民姑忍割  
肉之痛以救燃眉之急嗚呼目擊貧民之疾苦而不能救坐視  
徵求之急迫而不能止徒切痛楚之懷曾無拯援之術傷心慘  
口汗背赧顏此皆本院之罪其亦將誰歸咎各府州縣官務體  
此意雖在催科恒存撫字乃備出告示使各知悉此繳

再批追徵錢糧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看得本省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已經給事  
等官奏奉明旨果係小民拖欠俱准暫且停徵還着各該官司  
設法賑濟毋視虛文此朝廷之深仁厚德憫念窮民誠愛惻怛  
之所發小民莫不歡欣鼓舞臣子所當遵守奉行乃今停徵之  
令甫下而催併之檄復行賑濟之仁未布而箠撻之苦已加法  
令如此有司何以奉行下民何所取信夫爲人臣者上有益於  
國下有益於民雖死亦甘爲之今日所行上使朝廷失信於民  
下使百姓歸怨於上重貧民之困益地方之災縱使錢糧果可



立辦忍心害理亦不能爲况旬月之間而欲迫併了絕就使神  
輸鬼運亦於事勢不能徒使斂怨殃民何益於事除本院身爲  
巡撫不能爲國爲民自行住俸待罪外仰布政司行各該府縣  
官以理勸化小民且諭以今日之舉非關朝廷失信實由京儲  
缺乏司國計者勢不得已興起其忠君親上之心勉令漸次刻  
期完納果克濟事兩月之後亦未爲遲其各該官員本非其罪  
不必住俸車去冠帶行令照舊盡心職業勿因事變之難有灰  
愛民之志後有違慢之戮本院自當其罪仍呈提督漕運行督  
糧官及巡按衙門知會此繳

批南昌府追徵錢糧呈

據南昌府所申凋弊徵求之苦本院謬當斯任實切憂慚部堂  
諸公非無恤民之念但身司國計不得不以空乏爲虞在外有  
司非無國計之憂但目擊民瘼不能不以撫恤爲重若使平民  
尙堪朘削一時忍痛并徵以輸國用豈非臣子之心但恐徒爾  
虐民無濟國事非徒無濟兼恐生虞斟酌調停事在善處仰布  
政司會同二司各官將該府所申事理卽加酌議或先徵新糧  
將舊糧減半帶徵或儘其力量可及分作幾限令民依期逐漸  
辦納但可通融調攝皆須悉心議處務使窮民不致重傷而國

用終亦無損一面備行各該府縣查照施行一面具由呈來以憑咨奏此繳

徵收秋糧稽遲待罪疏

向云此下兩頁不用讀但須知

在此

據江西布政司呈准布政使陳策等咨照得正德十四年稅糧先准叅議周文光奉戶部勘合派屬徵解隨因聖駕南巡各府州縣官俱集省城聽用前項錢糧不暇追徵正德十五年正月初二日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唐龍案驗為乞救兵燹窮民以固邦本事該巡撫蘇松都御史李克嗣題稱江西變亂南昌南康九江等府首被燒劫其餘府縣大軍臨省供應浩繁要將該年稅糧盡行停免等因備行分守南昌五道勘議得南昌府南新二縣被害深重應免糧差三年其餘州縣并瑞州等一十二

府屬縣俱應免糧差二年回報到司卽轉呈本院具題外本年  
二月內續蒙欽差戶部員外郎龍誥案驗爲償運糧儲事備行  
本司督催該年兌准錢糧交兌遵依節行催徵間本年三月初  
五日隨淮漕運衙門照劄坐到兌軍本色米八萬石折色米三  
十二萬石收兌米一十七萬石每石連耗折銀七錢備行作急  
徵完起運本月二十八日又蒙撫按衙門案驗爲地方極疲速  
賜恩恤以安邦本事該南京工科給事中王紀等奏奉欽依自  
正德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果係小民拖欠未完的俱准暫且  
寧徵還着各該官司設法賑濟毋覘虛文欽遵通行外又蒙員

外郎龍誥案牌將糧里嚴加杖併急如星火小民紛紛投劄起  
司告豁呈蒙撫按衙門批行本司給示曉諭納糧入戶先將兌  
軍徵解小民方肯完納轉行叅議魏彥昭督運續因本官去任  
又經呈批叅政邢珣暫管督兌本官於五月二十日徧歷催償  
通將徵完本色米八萬石兌完起運訖其折色銀兩催據廣信  
等府屬縣陸續徵解近於十二月十三等日抄奉漕運衙門照  
劄備行本司將兌運折色銀三十四萬三千兩務要徵完足數  
差官協同運官解部等因依奉通行外今照該年稅糧委因事  
變兵荒經理不前及專管提督官員更代不常况奉部院明文

徵免不一小民不服輸納官府掣肘難行因而稽延若不預將  
陶云此文當在此前起  
 前情轉達誠恐查究罪及未便等因備呈到臣竊照江西錢糧  
 小民所以不肯輸納與有司所以難於追徵者其故各有三而  
 究其罪歸則責實在臣何者宸濠之叛首以偽檄除租要結人  
 心臣時起兵旁郡恐其扇惑即時移文遠近宣布朝廷恩德蠲  
 其租賦許以奏免諭以君臣之分激其忠義之心百姓丁壯出  
 戰老弱居守既而旱災益熾民困益迫然而小民不即離散者  
 以臣既為奏請雖明旨未下皆謂朝廷必能免其租稅尙可忍  
 死以待也夫危急之際則啗之免租以竭其死力事平之後又

罔民而刻取之人懷怨忿不平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一也及定  
 濠之亂稍定而大軍隨至供饋愈煩誅求愈急其顛連因陪之  
 狀臣於前奏已略言之百姓不任其苦強者竄而為寇弱者匿  
 而為奸繼而水災助禍千里之民皆為魚籠號哭載途暄騰求  
 賑其時臣等既無帑藏之儲又無倉廩可發所以綏勞撫定之  
 者更無別計唯以奏免租稅為言百姓朋開胥讒謂命在旦夕  
 不能救我而徒曰免稅免稅豈可待邪蓋其心以為免稅已不  
 待言尙恨其無以賑之也已而既不能賑又從而追納之人怨  
 益深不平愈甚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二也當大軍之駐省臣等

趨走奔命日不暇給亦以爲既有前奏則賦稅必在所免不復申請其時巡撫蘇松等處都御史李克嗣奏稱江西首叛宸濠之害乞將該年稅糧軍需等項俱行停免該戶部覆題奉聖旨是各被害地方着撫按官嚴督所屬用心設法賑濟欽此又該給事中王紀奏本部覆題奉聖旨是這地方委的疲困已極自正德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果繫小民拖欠未完的俱准暫且停徵還着各該官司設法賑濟毋視虛文欽此俱欽遵該部備咨前來臣等正苦百姓嗷嗷咨文一至如解倒懸卽時宣布百姓聞之歡聲雷動遞相傳告旦夕之間深山窮谷無不畢達白

是而後堅守蠲免之說雖部使督臨或遣人下鄉催促小民悉以爲詐妄羣起而驅縛之催徵之令不復可行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三也郡縣之官親見百姓之困苦又當震蕩顛危之日懼其爲變其始唯恐百姓不信免租之說指天畫地誓以必不食言旣而時事稍平則盡反其說而徵之固已不能出諸其口矣况從而鞭笞箠之其遽忍乎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一也三司各官舊者旣被驅脇新者陸續而至至則正當擾攘分投供應四出送迎官離其職吏失其守糾結紛拏事無專責如羣手雜操於亂絲之中東牽西絆莫知端緒旣而部使驟臨欲於旬月

之間督併完集神輸鬼運有不能矣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二也夫背信而行勢已不順若使民間尚有可徵之粟必不得已剝剝而取之忍心者尙或能辦也而民之瘡痍已極矣實無可輸之物矣別夫離婦棄子鬻女有耳者不忍聞有目者不忍觀也如是而必欲驅之死地其將可行乎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三也夫小民之不肯輸納既如彼而有司之難於追徵又如此後值部使身臨坐併急於風火百姓怨謗紛騰洶洶思亂復如將潰之隄臣於其時慮恐變生不測謂各官與其激成地方之禍無益國事身膏草野以貽朝廷之憂孰若姑靖地方寧以一身當

陶云全疏  
帶注此  
有他字  
家書出

遲慢之戮子因諭各官追徵毋急以紓民怨各官內迫於部使外窘於窮民上調下輯如居顛屋之下東撐則西頽前支則後圯強顏陵詬之辱掩耳怨慙之語身營閭閻之下口說田野之間曉以京儲之不可缺諭以國計之不得已或轉爲借貸或教以典折忍心於捶骨剝脂之痛而浚其血閉目於析骸食子之慘而責其通共計江西十四年分兌軍本色米八萬石折色米三十二萬石改兌米一十七萬石臣始度其勢以爲決無可完之理其後數月之間亦復陸續起解完納是皆出於意料之外在各官誠窘局艱苦疲瘁已極亦可謂之勞而有功矣今聞部

陶云偏要堆砌此句

云再爲有司着力占身分

陶云前張如許筆墨爲此一行

陶云上疏之故乃人正題

使叅奏且將不免於罪臣竊寃之昔之人固有催科政拙而自  
 署下考者亦有矯制發廩而願受其辜者各官之以此獲罪固  
 亦其所甘心但始之因叛亂旱荒而為之奏免者臣也繼之因  
 水災兵困而復為申奏者臣也又繼之因朝廷兩有停徵賑貸  
 之旨而為之宣布於眾者亦臣也又繼之慮恐激成禍變而諭  
 令各官從權緩徵者又臣也是各官之罪皆臣之罪也今使各  
 官當遲慢之責而臣獨幸免臣竊恥之夫司國計者慮京儲之  
 空匱欲重徵收後期者之罪而有罰俸降級之議此蓋切於謀  
 國忠於事君者之不得已也亦豈不念江西小民之困苦而各  
 真乃水災重地百孔皆入

官之難為哉顧欲警眾策事創前而戒後固有不得不然者正  
陶云何處得此確語

所謂救焚身之患不逞恤毛髮之焦攻心腹之疾不得避針灼  
 之苦耳伏望皇上憫各官之罪出於事勢之無已特從青災肆  
 赦之典寬而有之則法雖若屈而理亦未枉必謂行令之始不  
 欲苟撓則各官之罪實由於臣即請貶削臣之祿秩放還田里  
 以伸國議如此則不唯情法兩得而臣亦可以藉口江西之民  
 免於欺上罔下之恥矣臣不勝惶懼待罪之至懇繫徵收秋糧  
 稽遲待罪事理為此具本請旨

有何罪然無可措辭只得以一身請罪為題便看他無一閒

字虛神不炯炯窺着題珠處固全是良知精明不可從文字  
學步然卽是文家灌頂宗師讀者以予言求之於心反覆尋  
味縱目觀神當悟予言之不謬

陶評

### 告諭頑民

告諭安仁餘干東鄉等縣父老子弟自本院始至江西卽聞三  
縣間有頑梗背化之民數千家其時本院方事剿平閩廣湖郴  
諸蠻見且所治止於南贛政教有所未及自去歲征討逆藩朝  
廷復有兼撫是方之命隨因聖駕南巡奔走道路故亦未遑經  
理今復還省城備詢三司府縣各官及遠近士夫軍民皆謂爾  
民梗化日久積惡深重已在必誅無赦夫朝廷威令雷厲風行  
於九夷八蠻之外而中土郡縣之民乃敢悖抗若此不有誅滅  
以示懲戒亦將何以爲國欲卽發兵剿捕顧其間尙多良善恐



致玉石無辨且前此有司所以處之亦有未善何者安仁餘干里分本少於東鄉而地勢又限以山谷顧乃割小益大以啟爾民規避之端其失一矣既而兩邑之民徭賦不平爭訟競起其晴若盡改復舊亦有何說顧又使其近東鄉者歸安仁近安仁者附東鄉以益爾民紛爭之謗其失二矣及爾等抗拒之迹既成尙當體悉爾等中間或有難忍之怨屈抑不平之情亦須爲之申泄斷理或懲或戒使爾得其平若終難化諭者卽宜斷然正以國法乃憚於身任其勞一切惟事姑息欲逃租賦遂從而免其租賦欲逃逋債遂從而貸其逋債於彼則務隱忍之攻

而聽其外附干此又信一偏之詞而責其來歸紀綱不立冠履倒置長奸縱惡日增月熾以成爾民背叛之罪而陷之必死之地其失三矣然爾等罪惡皆在本院未臨之前自本院撫臨以來尙未曾有一言開諭爾等况查本院新行十家牌諭以弭盜息訟勸善糾惡而各該縣官又因爾等恃頑梗化皆未曾編查曉諭爾等皆未知悉其間或有悔創自新之願亦未可知若遽行擒剿是亦不教而殺雖爾等在前之惡受此亦不爲過然于吾心終有所未盡也近日撫州同知陸俸來稟爾等尙有可憫之情各懷求生之願故特委同知陸俸親齎本院告諭往諭爾

等父老子弟因而查照本院十家牌式通行編排曉諭使各民  
互相勸戒糾察痛懲已往之惡共爲維新之民爾等父老子弟  
其間知識明達者盡亦深思熟慮之世豈有不納糧不當差與  
官府相對背抗而可以長久無事終免於誅戮者乎世豈有恃  
頑樹黨結怨構仇劫眾拒捕不伏其辜而可以長久無事終免  
於誅戮者乎就使爾等各有所子弟奴僕與爾抗拒背逆若此爾  
等當何以處之夫寧王宸濠挾奸雄之資藉宗室之勢謀爲不  
軌積十餘年誘聚海內巨寇猖動以萬計奮其財力甲兵之  
強自以爲無敵於天下矣一日稍亂舉事本院奉朝廷威令興

一旅之師不旬日而破滅之如虜匹雛爾輩縱頑梗克悍自視  
以爲孰與宸濠吾若聲汝之罪不過令一偏裨領眾數百立羣  
粉爾輩如几上肉爾顧念爾等皆吾赤子其始本無背叛之謀  
止因規利爭忿肆惡長奸日迷日墮遂至於此夫父母之於子  
豈有必欲殺之心唯其悖逆亂常之甚將至於覆宗滅戶不得  
已而後置之法苟有改化之機父母之心又未嘗不欲生全之  
也前此官府免爾租稅蠲爾債負除爾罪名而遂謂爾可以安  
居復業是終非所以生汝吾今則不然不免爾租賦不蠲爾債  
負不除爾罪名爾能聽吾言改惡從善唯免爾一死限爾一月

之內釋怨解仇逃稅者輸其賦負債者償其直有罪者伏其辜  
吾則待爾如故爾不聽吾言任汝董自爲之吾心既無不盡吾  
可以無憾矣爾後無悔

行吉安府禁止鎮守貢獻牌

據吉安府守禦千戶所旗甲馬思稟稱蒙所批差領解鎮守江  
西太監王發買舊布銀三封及本所出備葛布折銀并貢禮銀  
共三千兩前赴本鎮今因途阻不敢前去等情叅照該所掌印  
官既該鎮守衙門發銀買布若勢不容已只合照價兩平收買  
爲當乃敢不動原封分外備辦禮銀饋送若非設計巧取必是  
科尅旗軍事屬違法本當叅拿究問但今江西變亂姑行從輕  
查理爲此牌仰吉安府卽查前項布價并貢獻禮銀務見的確  
如稱各軍名下糧銀就仰會同該所唱名給散取領備照若是

五  
各官自行出備合仰收入官庫聽候軍餉支用毋得縱容侵收  
入已及查報不實未便

批江西布政司設縣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將新淦縣知縣田邦傑建言設縣緣由看得  
近來各處設縣皆因窮山絕谷盜賊盤據人迹罕通聲教不及  
不得已而為權宜之計若腹裡平衍四通五達之區止宜減并  
不貴增添蓋增一縣即增一縣之事官吏供給學校倉庫囚獄  
差徭一應繁費未易悉舉且又有彼此推避之奸互相牽制之  
患計其為利不償所害古人謂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  
凡今作事貴在謀始仰布政司再行會同二司各官從長計議  
設縣之外果無別策可以致理具議呈奪繳

四乞省葬疏

照得先准吏部咨該臣奏稱以父老祖喪屢疏乞休未蒙憐准近者奉命扶疾赴閩意圖了事卽從彼地冒罪逃歸旬月之前亦已具奏不意行至中途遭值寧府反叛此繫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去又闔省撫巡方面等官無一人見在者天下事機間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於此爲牽制攻討之圖俟命帥之至卽從初心死無所避臣思祖母自幼鞠育之恩不及一面爲訣每一號痛割裂昏殞日加疴瘠僅存殘喘母喪權厝祖母之側今葬祖母亦欲因此改葬臣父衰老日甚近因祖喪哭

泣過節見亦病卧苦廬臣今扶病驅馳兵革往來於廣信南昌之間廣信去家不數日欲從其地不時乘間抵家一哭畧爲經畫葬事一省父病臣區區報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宗之禍不避形迹之嫌冒非其任以勤國難亦望朝廷鑒臣此心不以法例繩縛使臣得少伸烏烏之痛臣之感恩死且圖報搶懷哀控不知所云等因具本奏奉聖旨王守仁奉命巡視福建行至豐城一聞宸濠反叛忠憤激烈即便倡率所在官司起集義兵合謀剿殺氣節可嘉已有旨著督兵討賊兼巡撫江西地方所奏省親事情待賊平之日來說該部知道欽此備咨到臣除欽

遵外近照寧王逆黨皆已仰賴皇上神武廟堂成算悉就擒獲地方亦已平靖百姓室家相慶得免徵調之苦復有更生之樂莫不感激洪恩沾被德澤獨臣以父病日深母喪未葬之故日夜哀苦憂疾轉劇犬馬驅馳之勞不足齒錄而烏烏迫切之情實可矜憫已蒙前旨許待賊平之日來說故敢不避斧鉞復申前請伏望皇上仁覆曲成容臣等暫歸田里一省父病經紀葬事臣不勝苦切所望之至等因又經具本於正德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差舍人來儀齎奏去後迄今已踰八月未奉明旨臣且暮惶惶延頸以待內積悲痛之鬱外遭窘局之苦新患交乘

舊病彌篤方寸既亂神氣益昏目眩耳聾一切世事皆如夢寐  
今雖抑情強處不過閉門伏枕呻吟喘息而已豈能供職盡分  
爲陛下巡撫一方乎夫人臣竭忠委命以赴國事及事之定乃  
故使之不得一省其親之疾是沮義士之志而傷孝子之心也  
且陛下旣以許之又復拘之亦何以信於後臣素貪戀官爵志  
在進取亦非高潔獨行甘心寂寞者徒以疾患纏體哀苦切心  
不得已而爲此今亦未敢便求休退唯乞暫回田里一省父疾  
經營母葬臣亦因得就醫調理少延喘息苟情事稍伸病不至  
甚卽當奔走赴闕終效犬馬昔人所謂報劉之日短盡忠於陛

下之日長也臣不勝哀痛號呼懇切控籲之至具本又於正德  
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差舍人王鼐齎奏去後迄今復六月未  
奉明旨臣之痛苦刻骨剜心憂病纏結與死爲隣已無足論而  
臣父衰疾日亟呻吟牀蓐思臣一見晝夜涕洟每得家書號慟  
顛殞蘇而復絕夫虎狼惡獸尙知父子烏鳥微禽猶懷反哺今  
臣父病狼狽至此唯欲望臣一歸而臣乃依依貪戀官爵未能  
決然迯去是禽獸之不若何以立身於天地乎夫人之大倫內  
則父子外則君臣事君以忠事父以孝不忠不孝爲天下之大  
戮縱復幸免國憲然旣辱於禽獸則生不如死臣之歸省父疾

在朝廷視之則一人之私情自臣身言之則一生之大節在者  
寧藩之變臣時欲歸省父疾然宗社危急呼吸之間存亡攸繫  
故臣捐九族之誅委身以死國難時則君臣之義爲重今國難  
已平兵戈已息臣待罪巡撫不過素餐尸位以荷歲月而臣父  
又衰老病篤若此尙爾貪戀祿位而不去此尙可以爲子乎不  
可以爲子者尙可以爲臣乎臣今待罪巡撫若不請而逃竊恐  
傳聞遠邇驚駭視聽夫人臣死君之難則捐其九族之誅而不  
恤至其急父之危則亦捐其一身之戮而不顧今復候命不至  
臣必冒死逃歸若朝廷憫其前後懇迫之情赦而不戮臣死且

圖銜結若遂正以國典臣獲一見老父而死亦瞑目於地下矣  
臣不勝痛隕苦切號控哀祈之至除冒死一函移疾舟次沿途  
問醫待罪候命外緣繫四乞天恩歸省父疾回籍待罪事理爲  
此具本奏聞



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

嘉靖元年正月初十日

南京兵部尙書王守仁謹奏爲辭免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事  
臣於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等日節准兵部吏部咨俱爲捷  
音事節該題奉聖旨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定各該官員功績  
顯著爾部裡旣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伯爵給與  
誥券子孫世世承襲照舊叅贊機務欽此王守仁封新建伯奉  
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止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  
部尙書照舊叅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並妻一體追封  
欽此前後備咨到臣俱欽遵外臣聞命驚惶莫知攸措竊念臣

臣以凡庸誤受國恩在正德初年以狂言被譴先帝察其無他  
隨加收錄薦陟清顯謬膺軍旅之寄猥承巡撫之乏後值寧藩肇  
變臣時適嬰禍鋒義當死難不量勢力與之犄角賴朝廷威靈  
幸無覆敗既而讒言朋興幾陷不測臣之心事未及自明先帝  
登遐無階控籲乃幸夫啟神聖陛下龍飛開臣於覆盆之下而  
照之以日月憫惻憫勞至勤詔旨憐其烏烏之情使得歸省推  
大孝之仁優之以存問超厯常資授以留都本兵之任懼疏辭  
免懈旨益勤在昔名臣碩輔鮮有獲是於其君者而况於臣之  
卑鄙淺劣亦將何以堪此乎今又加以封爵之崇臣懼功微賞

重無其實而冒其名憂禍敗之將及也夫人主於順美之微不  
以假於匪人而况爵賞之重乎人臣之事君也先其事而後其  
食食且不可而况於封爵乎且臣之所以不敢受爵其說有四  
此五  
然亦不敢不為陛下一陳其實夫寧藩不軌之謀積之十數年  
矣持滿應機而發不旬月而敗此非人力所及也上天之意厭  
亂思治將啟陛下之神聖以中興太平之業故蹶其謀而奪之  
魄斯固上天之為之也而臣欲冒之是叨天之功矣其不敢受  
者一也先寧藩之未變朝廷固已陰覺其謀故改臣以提督之  
任假臣以便宜之權使據上游以制其勢故臣雖倉卒遇難而

平漢書 卷之十一  
得以從宜調兵與之從事當時帷幄謀議之臣則有若大學士楊廷和等該部調度之臣則有若尙書王瓊等是皆有先事禦備之謀所謂發縱指示之功也今諸臣未蒙顯褒而臣獨冒膺重賞是掩人之善矣其不敢受者二也變之初起勢焰熾人心疑懼退沮當時首從義師自伍文定刑珣徐璉戴德孺諸人之外又有知府陳槐曾琪胡堯元等知縣劉源清馬津傅南喬李美李穉及楊材王寃顧必劉守緒王軾等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龜山伍希儒謝源等諸人臣今不能悉數其間或摧鋒陷陣或遮邀伏擊或贊畫謀議監錄經紀雖其

平日人品或有清濁高下然就茲一事而言固亦咸有捐軀効死之忠戮力勤王之績所謂同功一體者也今賞當其功者固已有之然施不酬勞之人尙多也其帳下之士若聽選官雷濟已故義官蕭禹致仕縣丞龍光指揮高睿于戶王佐等或詐爲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進機或僞書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陰謀秘計蓋有諸將士所不與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未嘗歷者臣於撓奏本內既不敢瑣瑣煩瀆今聞紀功文冊復爲改造者多所闕削其餘或力戰而死於鋒鏑或犯難而委於溝渠陳力効能者尤不可以枚舉是皆一時號召之人臣於

顛沛搶攘之際今已多不能記憶其姓名籍貫復有舉人冀元  
亨者爲臣勸說寧濠反爲奸黨構陷竟死獄中以忠受禍爲賊  
報讐抱冤齎恨實歸於臣雖盡劄臣職移報元亨亦無以贖此  
痛此尤傷心慘目負之於冥冥之中者天倡義討逆雖起於臣  
然猶有先事者爲之指指而戮力成功必賴於衆則非臣一人  
之所能獨濟也乃今諸將士之賞尙多未稱而臣獨蒙冒重爵  
是襲下之能矣其不敢受者三也夫周公之功大矣亦臣子之  
分所當爲况區區犬馬之微勞又能偶逢機會幸而集事者奚  
足以爲功乎臣世受國恩蓋身粉骨亦無以報謬當提督重任

承乏戎行苟免鯁曠况又超擢本兵既已叨冒踰分且臣近年  
以來憂病相仍神昏志散目眩耳聾無復可用於世兼之親疾  
顛危命在朝夕又不度德量分自知止足乃冒昧貪進據非其  
有是忘已之耻矣其不敢受者四也夫殃莫大於叨天之功罪  
莫甚於掩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已之耻四  
者備而禍全故臣之不敢受罰非敢以辭榮也避禍焉爾已伏  
願陛下鑒臣之辭出於誠懇敢還成命容臣以今職終養老親  
苟全餘喘於林下以所以唯云乃八百思監施於臣者普於衆以明賞罰之典  
以彰大小之功以慰不均之望以勵將來効忠赴義之臣臣死

且不朽矣不勝受恩感激懇切願望之至緣係辭免封爵普恩  
賞以彰國典事理謹具本

刪削紀功文冊是朝臣忠功者之所為故先生力為共事者

表暴疏入竟不見報媚嫉者之必不可挽若此

陶云其如此  
疏之與日月

爭光  
何哉

### 再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

臣於正德十六年十二月節准兵部吏部咨節該題奉聖旨江  
西反賊剿平地方安靜各該官員功績顯著你部裏既會官集  
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照  
舊參贊機務欽此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  
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參贊機務  
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欽此臣聞命驚惶竊懼  
功微賞重禍敗將及已經具本辭免去後隨於嘉靖元年七月  
十九日准吏部咨該臣奏前事節奉聖旨論功行賞古今合典

詩書所載具可考見卿倡義督兵勦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封爵以昭公義陶云諸首恩意置之不論宜勉承恩命所辭不允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以積惡深重禍延先人臣方熒然瘡痍僅未殞絕聞命悚慄魂魄散亂已而伏塊沉思臣以微勞冒膺重賞所謂叨天之功掩人之善襲下之能忘己之耻者臣於前奏已具陳之矣然而聖旨殷優獨加於臣餘皆未蒙採錄者豈以江西之功果臣一人之所能獨辦乎朝廷爵賞本以公於天下而臣以一身掠眾美而獨承之是臣壅闕朝廷之大澤而使天下有不均之望也罪不滋重已乎夫廟堂之賞朝廷之議也臣不敢僭及至

於臣所相與協力同事之人則有不得不為一申白者古者賞不踰時欲人速得為善之報也今効忠赴義之士延頸而待已三年矣此而更不一言事日已遠而意日已衰誰復有為之論列者故臣輒敢割痛忍哀冒斧鈇而控籲氣息奄奄之中忽不自覺其言之躁妄亦其事有所感於昔而情有所激於其中也竊惟宸濠之變實起倉卒其氣勢張皇積威凌劫雖在數千里外無不震駭失措而况江西諸郡縣近切剝牀觸目皆賊兵隨處有賊黨當此之時臣以逆族孤身舉事其間雖仰仗威靈以號召遠近然而未受巡撫之命則各官非統屬也未奉討賊之

旨其事乃義倡也若使其時郡縣各官果懷畏死偷生之心但以未有成命各保土地爲辭則臣亦可如何哉然而聞臣之調卽皆感激奮勵或提兵而至或挺身而來是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粉蕘之禍從赤族之誅蹈必死之地以希萬一難冀之功乎然則凡在與臣共事者皆有忠義之誠者也夫均秉忠義之誠以同赴國難而功成行賞臣獨當之人將不食其餘矣此臣所爲不敢受也且宸濠之變天實陰奪其魄而摧敗之速是以功成之後不復以此同事諸人者爲庸使其時不幸而一蹶塗地則粉身滅族之慘亦同事諸人者自

當之乎將猶可以藉眾議之解救而除免之乎夫下之人犯必死之難以赴義則上之人有必行之賞以報功今臣獨崇爵而此同事諸人者乃或賞或否或不行其賞而并削其績或賞未及播而罰已先行或虛受陞職之名而因使退閒或冒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由此言之亦何苦捐身赴義以來此嗷嗷之口而自求無實之歿乎乃不若退縮引避反可以全身遠害安處富貴而追於眾口之誹也夫披堅執銳身親行伍以及期赴難而猶不免於不忠之罰則容有托故推奸坐而觀望者又將何以加之今不彼之議而獨此之察則已過矣昔人有蹊田而

奪牛者君子以爲蹊田固有責而奪牛則已甚今人驅牛以耕我之田既種且獲矣而追究其耕之未盡善也復從而奪之牛無乃太遠於人情乎方今議者或以某也素貪而鄙某也素躁而狂故雖有功而當抑其賞雖有勞而不贖其罪噫是亦過矣當宸濠之變撫按三司等官咸被驅縛或死或從其餘大小之職近者就縻遠者逃瀆矣當此之時苟知有從我者皆可以爲忠義之士尙得追論其平時耶况所謂若貪與鄙者或出於讒嫉之口而未皆真邪若居常處易選擇而使猶不免於失人况一時烏合之眾而顧以此概之其責於人終無已乎夫考素行

別賢否以激揚士風者考謀之常典較功力信賞罰以振作士氣者軍旅之大權故鄙猥之行平時不齒於士列而使貪使詐軍事有所不廢也急難呼吸之際要在摧鋒克敵而已而暇逆計其他乎當此之時雖有禦人國門之寇苟能効其智力以協濟吾事亦將用之用之而事果有成亦必賞之况乎均在士人之列同有勤事之忠者乎人於平居無事扼腕抵掌而談孰不曰我能臨大節死大難及當小小利害未必至於死也而或有倉皇失措者矣又况矢石之下劍刃之間前有必死之形而後有夷滅之禍人亦何不設以身處其地而少亮之乎夫考課之



平漢書 卷之十一  
典軍旅之政固並行而不相悖然亦不可以混而施之今人方有可錄之功吾且遂行其賞縱有既往之愆亦得以今而贖但據其顯然可見者毋深求其隱然不可見者賞行矣而其人之過猶未改也則從而行其黜謫人將曰昔以功而賞今以罪而黜功罪顯而勸懲彰矣今也將明軍旅之賞而陰以考課之意行於其間人但見其賞未施而罰已及功不錄而罪有加不能創好警惡而徒以阻忠義之氣快讒嫉之心譬之投杯醪於河水而曰是有醪焉亦可飲而醉也非易牙之口將不能辯之矣而求飲者之醉可得乎人臣於國家之難凡其心之可望力之

可爲塗肝腦而膏髓骨皆其職分所當然則此同事諸臣者遂敢以此自爲之功而邀賞於其上乎顧臣與之同事同功今賞積於臣而彼有未逮臣復抗顏直受而不以一言是使朝廷之上果以其功獨歸於臣而此諸人者之績因臣之爲蔽而卒無以自顯於世也且自平難以來此同事諸人者非獨爲己斥諸權奸之所誣構挫辱而已也羣憎眾嫉唯事指摘搜羅以爲快會未見有鳴其不平而伸其屈抑者幸而陛下龍飛赫然開日月之光英賢輔翼廓清風而鼓震電於是陰氣始散而魍魎潛消然而覆盆之下尙或有未能自露者也故臣敢不遑矜誇僭

妄之戮而輒爲諸臣者一訴其艱難抑鬱之情昔漢臣趙克國  
破羌而歸人有諷之謙讓功能者克國曰吾老矣爵位已極豈  
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政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  
餘命一爲主上明言其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實對天  
人之忠於國也殺身夷族有不避而乃避其自矜功伐之嫌乎  
臣始遇變於豐城也蓋舉事於倉卒茫昧之中其時豈能逆觀  
其功之必就謂有今日爵賞之榮而爲哉徒以事關宗社是以  
不計成敗利鈍捐身家棄九族但以輸忠憤而死節是臣之初  
心也至於號告三軍則雖激之以忠義而實歆之以爵祿延世

之榮勵之以名節而復動之以恩賞絢耀之美是非敢以虛言  
誘之也以爲功而克成則此爵祿恩賞亦有國之常典理所必  
有也今臣受殊賞而衆有未逮是臣以虛言罔誘其下竭衆人  
之死而共成之掩衆人之美而獨取之見利忘信始之以忠信  
終之以貪鄙外以欺其下而內失其初心亦何顏面以視其人  
乎故臣之不敢獨當殊賞者非不知封爵之爲榮也所謂有重  
於封爵者故不爲苟得耳伏願陛下鑒臣之言不以爲誇也而  
因以察諸臣之隱允臣之辭不以爲僞也而因以普諸臣之施  
果以其賞在所薄與則臣亦不得而獨厚果以其賞或可厚與

則諸臣亦不得而遂薄也江西同事諸臣臣於前奏亦已畧舉  
且該部具有成冊可查不敢復有所塵瀆臣在衰經憂苦之中  
非有可言之日事不容已而有是舉不勝受恩感激含哀冒死  
戰慄惶懼懇切祈禱之至

讀此數百年後尤不勝負載長嘆之感 陶評

### 乞恩表揚先德疏

竊照臣父致仕南京吏部尙書王華以今年二月十二日病故  
臣時初喪荼苦氣息奄奄不省人事有司以臣父忝在大臣之  
列特爲奏聞兼乞葬祭贈諡事下該部以臣父爲禮部侍郎時  
嘗爲言官所論謂臣父於莫夜受金而自首清議難明承朝廷  
遣告而乞歸誠意安在又爲南京吏部尙書時因禮部尙書李  
傑乞恩認罪回話事奉欽依李傑王華彼時共同商議如何獨  
言張昇顯是飾詞本當重治姑從輕都着致仕伏遇聖慈覆載  
寬容不輕絕物然猶賜之葬祭感激浩蕩之恩闔門粉骨無以

爲報竊念臣父始得暗投之金若使其時秘而不宣人誰知者而必自首其於心迹可謂清矣乞便道省母於旣行祭告之後其於遣祀之誠自無妨矣當時論者不察其詳而輒以爲言臣父蓋嘗具本六乞退休請究其事當時朝廷特爲暴白屢賜溫旨慰諭勉畱其事固已明白久矣乃不意身沒之後而尙以此爲罪也臣切痛之正德初年逆瑾肇亂成行中外其時臣爲兵部主事因瑾鄉拿科道官員臣不勝義憤斥瑾罪惡瑾怒巨因而怒及臣父旣而使人諷臣父令出其門臣父不往瑾益怒然臣父乃無可加之罪後遂推尋禮部舊事與臣父無干者因傳

旨并令臣父致仕以泄其怒此則臣父以守正不阿觸忤權奸而爲所擯抑人皆知之人皆寃之乃不知身沒之後而反以此爲咎也臣尤痛之臣父以一甲進士授官翰林院修撰歷陞春坊諭德翰林院學士詹事府少詹事禮部侍郎南京東部尙書其間克經筵官經筵講官日講官又選克東宮輔導官東宮講讀官與修憲廟實錄及大明會典通鑑纂要等書積勞久而被遇深矣故事侍從日講輔導等官身沒之後類得優以殊恩榮以美諡而臣父獨以無實之謗不附權奸之義生被誣抑而沒

有餘耻此臣之所以割心痛骨不得不從陛下而求一表暴者

平溪書 卷之十一 三  
也夫人子之孝莫大於顯親其不孝亦莫大於辱親臣以犬馬  
微勞躋致卿位故事在卿佐之列者親沒之後皆得爲之乞請  
恩典臣今未敢有所陳乞以求顯其親而反以無實之誦辱其  
親於身沒之後不孝之罪復何以自立於天地間乎此臣之所  
尤割心痛骨不得不從陛下而求一表暴者也臣自去歲乞恩便  
道歸省陛下垂憫烏烏且念臣父繫侍從舊臣特推非常之恩  
賜之存問臣父先於正德九年嘗蒙朝廷推恩進階臣伏觀制  
詞有云直道見沮於權奸晚節遂安於靜退則當時先帝固已  
洞知臣父之枉矣臣又伏觀陛下卽位詔書內開自弘治十八

年五月十八日以後大小官員有因忠直諫諍及守正被害去  
任等項各該衙門備查奏請大臣量進階級并與應得恩廕臣  
父以守正觸怒逆瑾無故被害去任此固恩詔之所憫錄正在  
量進階級之列臣父既耻於自陳而有司又未爲奏請乃今身  
沒之後而反猶以爲詬臣竊自傷痛其無以自明也臣父中遭  
屈抑晚遇聖明庶幾沐浴恩澤以一雪其拂鬱而忽復逝矣豈  
不痛哉今又反以爲辱豈不冤哉臣又查得先年吏部尙書馬  
文昇屠瀟等皆嘗屢被論劾其後朝廷推原其事卒賜之以贈  
諡臣父才猷雖或不逮於二臣而無故破誣實有深於二臣者

唯陛下矜而察之臣以功微賞重深憂覆敗方爾冒死辭免封爵前後恩典已懼不克勝荷故於臣父之後斷已不敢更有乞請乃不意蒙此誣辱臣又安能含羞飲泣不爲臣父一致其辯乎夫人臣之於國也主辱則臣死子之於父也亦然今臣父辱矣臣何以生爲哉夫朝廷恩典所以報有功而彰有德豈下臣所敢倖乞顧臣父被無實之耻於身後陛下不爲一明其事自此播之天下傳之後代孝子慈孫將有所不能改而臣父之目不瞑於地下矣豈不寃哉夫飾非以欺其上者不忠矯辭以誣於世者無耻不忠無耻亦所以爲不孝若使臣父果有纖毫可

愧于心而臣乃爲之文飾矯誣以欺陛下以罔天下後世繼幸逃於國憲天地鬼神實臨廼之臣雖庸劣之甚不忠無耻之事義不忍爲也唯陛下哀而察之臣不勝含哀抱痛戰慄惶懼激切控籲之至

征宸濠反間遺事

龍光曰正德十四年六月十五日先生於豐城聞宸濠之變時  
系謀雷濟蕭禹在侍相與拜天誓死起兵討賊欲趨還吉安南  
風正急舟不能進痛哭告天頃之得北風宸濠追兵將及先生  
潛入漁船得脫恐濠徑襲南京遂犯北京兩京倉卒無備思欲  
沮之使遲留半月不出遠近得以爲計乃假寫兩廣都御史火  
牌云提督兩廣軍務御史楊爲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咨及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顏容俱爲前事本院帶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  
往江西公幹的於五月初三日在廣州府起馬前進仰沿途軍

備有司等衙門，即便照數預備糧草，伺候官兵到日，支應若臨期缺乏，候事照依軍法斬首等因，意示朝廷先差顏等勘事已密於兩廣各處起調兵馬，潛來收濠使之恐懼，遲疑不敢進也。令濟等密遣乖覺人持火牌設法打入省城，濠見牌果疑懼，十八日先生回至吉安，又令濟等假寫南雄南安贛州等府報帖，日遂飛報府城，打入省下一以動搖省城人心，一以鼓勵吉安效義之士。又令濟等假寫迎接京軍文書云：提督都御史王為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奉聖旨：許泰、邵永分領邊軍四萬，徒鳳陽等處陸路徑撲南昌，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

萬從徐州淮安等處水路竝進，分襲南昌。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等領兵八萬，秦金等領兵六萬，各從信地分道竝進。刻期夾攻南昌，務要遵縣方畧，并心協謀，依期速進，毋得彼先。此後致候事機欽此等因。到職除欽遵外，照得本職先因奉勅前往福建，公幹行至豐城地方，卒聞寧王反報，當已退回吉安府起兵。今准前因遵奉勅旨，候兩廣兵齊依期前進外，看得兵部咨到緣係奉朝廷機密勅旨，皆是掩其不備，先發制人之謀。其時必以寧王之兵，尙未舉動，今賊兵已出，約有二三十萬。若此來官兵不知的實消息，未免有候事機以本職計之若寧王堅守



南昌擁兵不出京邊官軍遠來天時地利兩皆不便一時恐亦難圖須是按兵徐行或分兵先守南都候寧王已離江西然後或遮其前或擊其後使之首尾不救破之必矣今寧王主謀李士實劉養正等各有書密寄本職賊將凌十一閔念四亦各密差心腹前來本職遞狀皆要反戈立功報効可見寧王已是眾叛親離之人其敗必不久矣今聞兩廣共起兵四十八萬其先鋒八萬係遵勅旨之數今已到贛州地方湖廣起兵二十萬其先鋒六萬係遵勅旨之數今聞已到黃州地方本職起兵十萬遵照勅旨先領二萬屯吉安府地方各府知府等官各進兵快

約亦不下一萬之數共計十一二萬人馬儘已穀用但得寧王早離江西其中必有內變因而乘機夾攻爲力甚易爲此今用手本備開緣繇前去煩請查照裁處并將一應進止機宜計議停當選差乖覺曉事人員與同差去人役星夜回報施行須至手本者既已寫成手本令濟等選差慣能走遞家人重與盤纏以前事機當作實情備細密切說與令渠潛蹤隱跡星夜前來南京淮揚等處迎接官兵又令濟等尋訪素與宸濠交通之人厚加結納令渠密去報知寧府宸濠聞知大加賞賜差人四路捕獲既見手本愈加疑懼將差人備細拷問詳悉當時殺死并

平漢書 卷之十一  
疑李士實劉養正不信其謀先生又假寫回報李士實書內云  
承手教密示足見老先生精忠報國之本心始知近日之事迫  
於勢不得已而然身雖陷於羅網心固不在王室也所諭密謀  
非老先生斷不能及此今又得子吉同心協力當萬萬無失矣  
然機事不密則害成務須乘時待機而發乃可不然恐無益於  
國而徒爲老先生與子吉之累又區區心所不忍也况今兵勢  
四路已合只待此公一出便可下手但恐未肯輕出耳昨凌閔  
諸將遣人密傳消息亦皆出於老先生與子吉開導激發而然  
但恐此三四人者皆是龔漢易有漏泄須戒令慎密曲爲之防

可也與劉養正書亦同兩書既就遣雷濟設法差遞李上實龍

光設法差遞劉養正各差遞人皆被宸濠殺死宸濠疑是愈疑

陶云此傳錄自先世一說大不確也

劉李劉李亦各自相疑不肯出身任事以故上下人心互生同  
異兵勢日衰又遣素與劉養正交厚指揮高睿致書養正又遣  
雷濟龍光將養正家屬在吉安者厚加饋問陰遣其家人密至  
養正處傳遞消息又遣雷濟蕭禹引誘內官萬銳等私寫書信  
與內官陳賢劉吉喻泳皆反間之謀又多寫告示及招降旗號  
開諭逆順禍福及寫木牌等項動以千計分遣雷濟蕭禹龍光  
王佐等潛投賊壘將告示粘貼及旗號木牌四路揀插又先張

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初時宸濠謀定以六月十七日出兵徑趨南京謁陵卽位遂直犯北京因得前項諸事懷疑遂不敢輕出故於十七等日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省城賊兵等候濠不出久駐江湖之士師老氣衰又見四路所貼告示及插旗號木牌人人解體日漸離散其後濠探知四路無兵方始出城我師已整候其一出卽統伍知府等官疾趨攻破省城度濠顧念根本勢必歸救遂預發兵迎擊於鄱陽湖大戰三日罪人斯得

黃久庵曰先生義師旣集猶謂急衝其鋒攻其有備

也始示賊以自守不出之形必俟共出然後尾面圖之先搗其巢彼必回兵來援我則邀而擊之此全勝之策也濠果使人探公未出先發兵出攻南康九江自居省城以禦公七月初二日濠又使人探公兵果不出乃留兵守省城自引兵向安慶公因其出遂急促各兵覓復省城龍光又謂錢德洪曰昔先生寫楊公火牌等將發時雷濟問曰軍王見此恐未必信曰不信可疑否對曰疑則不免先生笑曰得渠確云不意道學中有此人焉一疑吾事濟矣旣而歎曰宸濠素行無道殘害百姓今雖一時從逆者眾必非本心徒以威劫利誘苟一時之合耳縱使奮兵前去我以問罪之師徐躡

其後順逆之勢既判勝負頂可知也但賊兵早越一方遂破殘  
一方民命虎兕出柙收之遂難爲今之計只是遲留宸濠一日  
不出則天下實受一日之福後先生奏捷疏慮繁文太多一切  
反間之計俱不言及亦以設謀用詭非君子得已之事不欲明  
言示人當時若使不行間計遲留寧王寧王必即時擁兵前進  
正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兩京各路何恃爲備所以破敗寧王使  
之坐失事機全是遲留寧王一着所以遲留寧王全是謀行反  
間一着今人讀奏冊所報皆是可書之功而不知書不能盡者  
十倍於奏冊也事平之後北軍南來失其奸謀痛恨先生百計

羅織無所泄毒擠怒門人冀元亨與濟禹光等俱欲置之死地  
元亨被執光等四竄逃匿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直伺官軍離省  
方敢出身回家當時光等粘貼告示標插旗號木牌皆是半夜  
昏黑衝風冒雨涉險破浪出入賊壘萬死一生所差行間人役  
被宸濠殺者俱是親信家人今當事平之後議者不究始末將  
在冊功次亦盡削去賞罰若此倘自今已後天下再有事變人  
皆以光等爲鑑戒矣

龍光又曰先生應變之神真不可測時官兵方破省城忽傳令  
造免死木牌數十萬莫知所用及發兵迎擊宸濠於湖上取木

牌順流放下時賊兵既聞省城已破脇從之眾俱欲逃竄無路見水浮木牌一時爭取散去不計其數二十五日賊勢尙銳值風不便我兵少挫先生急令斬取先却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於砲銃之間方奮督各兵殊死抵戰賊兵忽見一大牌書寧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一時驚擾遂大潰次日賊兵窮迫宸濠思欲潛逃見一漁船隱于蘆葦之中宸濠大聲叫渡漁人移棹請渡竟送中軍諸將尙未知也

雷濟曰先生在豐城聞變時夫人公子在舟先生呼一小漁船自縛勅令濟禹持米二斗瀉魚五寸與夫人爲別將發問濟曰

行備否對曰已備先生笑曰還少一物濟禹思之不得先生命取黃蓋日到地方無此何以示信明日至吉安城下城門戒嚴舟不得泊濟禹張蓋以示城中遂歡慶曰王爺命還矣乃開門羅拜迎入濟禹因竊歎先生危迫之時其暇裕如此

錢德洪曰昔有人問先生用兵有術否先生曰用兵何術但學問純篤養得此心不動乃術爾凡人智能相去不甚遠勝負之數不待卜諸臨陣只在此心動與不動之間後與寧王戰于湖上南風正急而命某某爲火攻之具是時前軍正挫某某對立矍視三四中皆耳如弗聞此輩皆有大名於時者平時自謂智

術有餘然臨事忙失若此智術將安所施

鄒謙之曰昔先生與寧王交戰時尙在中軍講學諜者走報前軍失利坐中皆有怖色先生出見諜者退而就坐復接緒言神色自若頃之諜者走報賊兵大潰坐中皆有喜色先生出見諜者退而就坐復接緒言神色亦自若

陳惟濬曰昔有侍于先生者自稱可與行師先生問之對曰某能不動心曰不動心可易言耶對曰某得制動之方先生笑曰此心當對敵時且要制動又誰與發謀出慮耶又問人有不知學問者儘能履險不懼是亦可與行師否先生曰人之性氣剛

者亦能履險不懼但其心必待強持而後能即強持便是本體之蔽便不能宰割庶事孟施舍之所謂守氣者也若人真肯在良知上用功時時精明不蔽於欲自能臨事不動不動真體自能應變無方此曾子之所謂守約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者也

劉邦采曰昔有人問先生能養得此心不動即可與行師否先生曰也須學過此是對刀殺人豈意想可得必須身習其事節制漸明智慧漸周方可信行蓋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此後世格物之學所以爲謬也孔子自謂軍旅之事未之

學此亦不是謙言但聖人得位行志自有消變未形之道不須用此後世論治于根源上全不講及每事只在中截做起故犯手脚若在根源上講求豈有必事殺人而後安得人之理某自征贛以來朝廷使我日以殺人爲事心豈割忍但事勢至此譬之旣病之人且須治其外邪方可扶回元氣病後施藥猶勝立視其死故耳可惜平生精神俱用在此沒要緊事上去了  
反問一着先生平濠之功餘此成而謗亦餘此集從來任事之難若此至今日更難言之恐功未成而身先爲射的矣故必有眼眶大如天方可窺豪傑作用

計處地方疏

臣惟財者民之心也財散則民聚民者邦之本也本固則邦寧故文帝以蠲租致富樂之效太宗以裕民成給足之風君民一體古今同符臣會同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唐龍議照寧賊宸濠志窮荒度謀肆併吞其於民間田地山塘房屋等項或用勢強占或減價賤買或因官本准折或撫別事抄收有中人之家者一遭其毒卽無棲身之所有上農之田者二中其奸卽無用鋤之地尤且虛填哭書以杜人言私置簿籍以增租額利歸二已害及萬家故先有副使胡世寧直言指陳續該科道等官交章

舉發言皆有據事非無徵近奉詔書曰宸濠天性兇惡自作不靖強奪官民田產動以萬計則陛下明以獨奸悞知宸濠田產皆奪諸百姓者也又曰占奪田產悉還本主則陛下仁以憫下盡欲舉百姓之田產而給還之也聖言猶在昭如日星國信不移堅如金石始者宸濠既敗該臣等已行守巡等官將該府及各賊黨田地房屋委令府縣等官俱抄沒在官造報在冊矣但委官查勘之時正事變搶攘之際業主驚散俱未寧家上司督責急欲了事依契溷查憑人浪報多寡是較占買未分明詔雖有給主之條小民猶抱失業之恨昔之居不得而居也昔之田

不得而食也澤未下究怨徒上归况屋無主則毀地不耕則荒故兵馬之後瓦柱僅存田野之間草萊漸長兼以勢室豪強恣行包侵之計奸徒私竊動開埋沒之端及今審處不早將來遺失益多再照前項田產多在南昌新建二縣受害獨深人人被其誅求家家被其簡括且賊師起事抄掠尤慘官兵攻圍傷殘未蘇財盡已極民困莫加查得二縣額派兌軍淮安京庫三項糧米共十一萬九千石有零淮益二府祿米共四千二百石節奏寬免未奉停徵運官守催旗校逼取勢急若火案積如山民納不前官宜爲處及照一方之統會在於省城各府之錢糧併於



司庫查得本布政司官庫先破賊兵劫搶繼因軍餉動支官吏  
循云緝善用加一倍筆  
 徒守乎空櫃紙筆亦賒於鋪家大兵必有荒年民窮必有盜賊  
 萬一變生無常釁起不測則寸兵尺鐵皆無所需束芻斗糧亦  
三筆  
 不能辦公私失恃緩急可憂再照省城各門城樓窩鋪及諸司  
 衙門先是王府占據多屬疎隘近因兵火蔓延半遭蕩焚夫城  
 樓者一方防禦之所關衙門者諸司政令之所出託始創新固  
四件  
 無民力因陋就簡見有官房如蒙乞勅該部查議將前項抄沒  
 過寧府及各賊黨之田地山塘房屋等項行令布政司會同按  
 察司各掌印官及分守分巡官并府縣官從實覆行查勘明白

委係占奪百姓者遵照詔書內事理各給還本主管業及將於  
他云了便占  
 內官房酌量移改城樓窩鋪衙門餘外無礙田地山塘房屋仍  
陶云了修理案  
 令各官公同照依時估變買價銀入官先儘撥補南新一縣兌  
同云了  
 軍淮安京庫折銀糧米及王府祿米外有羨餘收貯布政司官  
宋  
 庫用備緩急仍禁納勢豪之家不得用強占買各委官亦不得  
 畏勢市恩致招物議凡撥給變賣事情若有勢豪強占強買及  
 委官畏勢市恩各情弊許撫按衙門指實糾劾懲究施行事完  
 該司將各項數目徑自造冊奏報并呈該部查考是蓋以百姓  
 之產納百姓之糧以地方之財還地方之用民沾惠而國不費

事就緒而財不傷書曰守邦在眾易曰聚人曰財惟陛下留意焉緣係計處地方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請旨

定難之後復清還百姓之業又變賣逆產抵完民糧使民無誅求之苦是出於真實愛民之心彼搜刮地方之餘利以奉上者終是爲功名之所使

總是心如明鏡止水萬象森羅故能曲折細微纖毫不混謂

賑恤水災牌

據南康建昌撫州宜黃等縣申稱非常水災乞賜大施賑恤急救生靈流移等情看得洪水非常下民昏墊實可傷憫但計府縣所積無多實難溥賑其地方被水既廣而民困朝不謀夕若候查實報名造冊給散未免曠日遲久反生冒濫已行二府各委佐貳官及行所屬被水各縣掌印等官用船裝載穀米分投親至被水鄉村驗果貧難下戶就便量行賑給爲照南昌所屬水災尤劇但居民稠雜數多頑梗若賑給之時非守巡臨督於上或致騰踴紛爭爲此仰分守巡南昌官吏卽便分督該府縣

陶云便想有恰好

官於預備倉內米穀用船裝運親至被水鄉村不必揚言賑饑  
 專以踏勘水災為事其間驗有貧難下戶就便量給升斗暫救  
 目前之急給過人戶畧記姓名數目完報查考不必造冊擾害  
 所至之地就督各官申嚴十家牌諭通加撫慰開導令各相安  
 相恤仍督各官俱要視民如子務施實惠不得虛文搪塞徒費  
 錢糧無救民患取罪不便

每見賑饑往往猾胥積甲朋比蒙報官粟盡充奸蠹之腹而  
 饑民與賑者十無一三即與賑者令其攜妻孥子領糧就食  
 於官物饑者殆於路是賑恤皆空文也如先生此牌有司真

實奉行方有實惠及民可見胸中有大經濟者方能實究不  
 忍人之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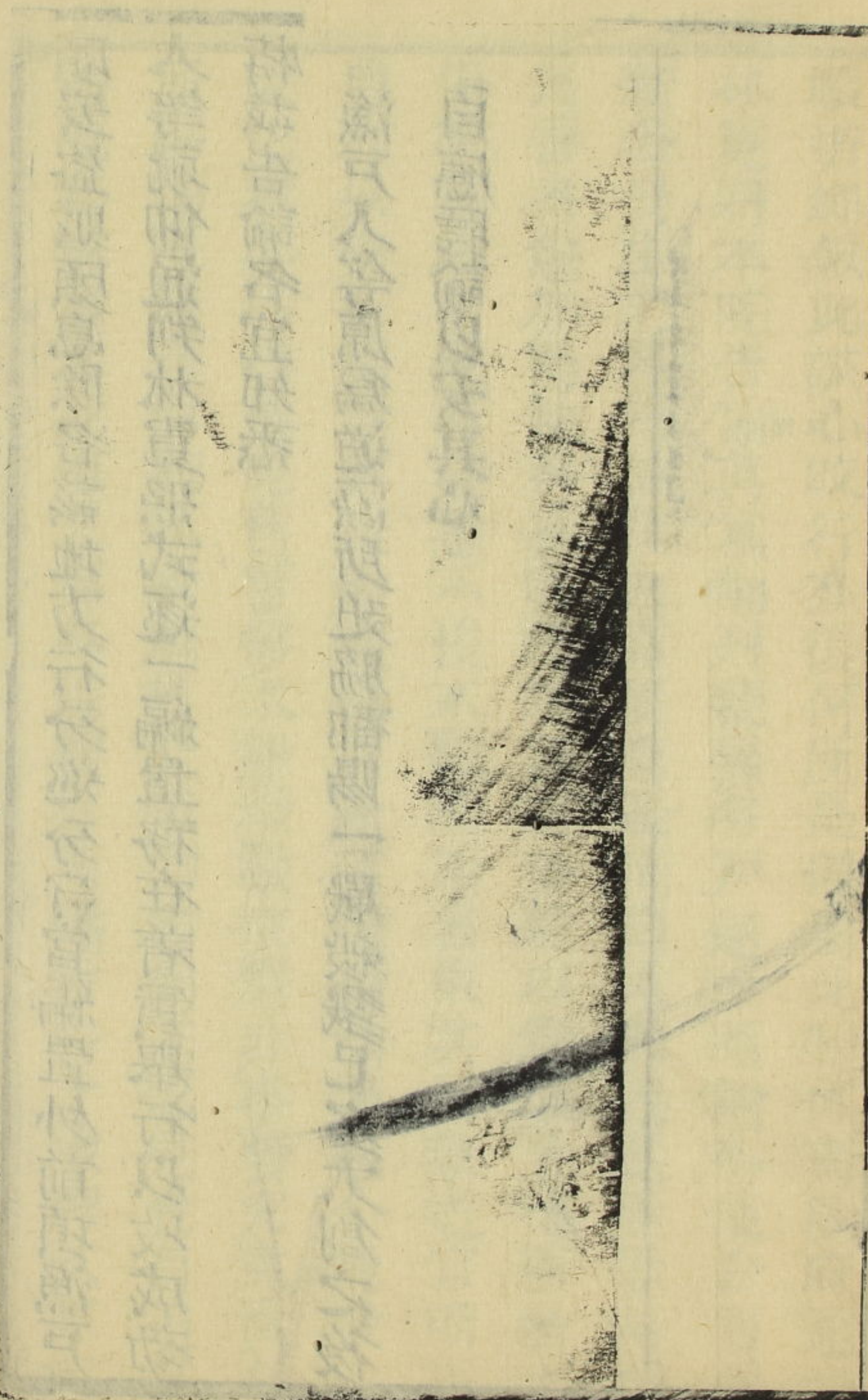
告諭安義縣漁戶

告諭安義等縣漁戶及遠近軍民人等地方不幸近遭大變加以師旅征輸人民困苦已極官府思欲休養賑恤而無其繇近聞漁戶人等曾被寧王驅脇者慮恐官府追論舊惡心不自安往往廢棄生業詢其所以皆繇讐家煽動意在激使爲惡因而陷之死地以快其忿不知朝廷已屢有榜文凡被寧賊驅脇者一概釋而不問况訪得義安等處漁戶各係詩禮大家素敦良善雖或間有染非辟及爲王府所脇誘者然鄉里遠近自有公諭善惡終不可混近據通判林寬稟稱各戶痛懲既往已將漁

平瀆書  
卷之十一  
船拆卸似此誠心改行亦復何所憂懼爲此特仰南康府通判  
林寬將本院告諭真寫翻刊親齎各戶逐一頒諭務使舍舊圖  
新各安生理不得輕信人言妄有疑猜自求罪累其素敦詩禮  
良善者愈加勸勉務異與禮讓講信修睦以爲改惡從善者之  
倡族黨之中果有長惡不悛不聽勸諭者眾其拘執送官明正  
典刑以安善類毋容莠莠致害嘉禾若舊雖爲顯惡今能誠心  
改化者亦不得懷記舊讐務求羅織激使爲非事發究竟責有  
所歸嗚呼民吾同胞不幸陷於罪戮惻然尙不忍見豈有追尋  
舊惡必欲置之死地之理本院舊在南贛曾行十家牌式軍民

願安盜賊願息除各該地方分巡分守官編置外前項漁戶  
人等就仰通判林寬照式逐一編置務在着實舉行以收成效  
特茲告諭各宜知悉

漁戶人等原爲逆濠所迫脇鄱陽一戰殺戮已多大創之後  
自應曉諭以安其心



申諭十家牌法增立保長

先該本院通行撫屬編置十家牌式爲照各甲不立牌頭者所  
以防脇制侵擾之弊然在鄉村遇有盜賊之警不可以無統紀  
合立保長督領庶眾志齊一爲此仰抄案回司卽行各道守巡  
兵備等官備行所屬各府州縣於各鄉村推選才行爲眾信服  
者一人爲保長專一防禦盜賊平時各用詞訟悉照牌諭不許  
保長干與因而武斷鄉曲但遇盜警卽仰保長統率各甲設謀  
截捕其城郭坊巷鄉村各於要地置鼓一面若鄉村相去稍遠  
者仍起高樓置鼓其上遇警卽登樓擊鼓一巷擊鼓各巷應之

一村擊鼓各村應之但聞鼓聲各甲各執器械齊出應援俱聽保長調度或設伏把隘或并力夾擊但有後期不出者保長公同各甲舉告官司重加罰治若鄉村各家皆置鼓一百一家有警擊鼓各家應之尤為快便此則各隨才力為之不在牌例之內俱仰督令各縣卽行推選增置仍告諭遠近使各知悉各府仍要不時稽察務臻實效毋得虛文搪塞查訪得出定行究治不貸

勦平安義叛黨疏

據江西按察司按察使伍文定關稱奉 臣批據南康府通判林寬安義縣知縣熊价奉新縣典史徐誠呈開俱奉本院紙牌及巡按御史唐龍朱節等計委追勦逆賊楊本榮等依奉前後誘捕及於沿湖各處敵戰擒斬共一百二十六名顆并於楊子橋巢內搜獲伊原助逆領授南昌獲衛中千戶所印信一顆合就解呈奉批仰按察司會同都布二司官將解到賊級紀驗賊犯鞫審明白解赴軍門以憑遵照欽奉勅諭事理就行斬首示眾有功員役分別等第呈來給賞施行并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

唐龍批按察司會同各掌印官審究及將有功官役并陣亡之人查明具招呈報又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朱節批看得各犯罪惡貫盈致動提督衙門調兵擒勦事情重大按察司會勘明白中間如有事出脇從情可矜疑者通具呈報等因依奉會同都指揮僉事高厚左布政使陳策等議得賊犯楊正賢等累世窮兇鄙湖劇患近復從逆幸而漏網嘯聚劫四敵殺官兵滔天之罪遠近播聞通判林寬等克承方略首事緝捕躋有小勦竟收成功知縣熊价到任甫及半月倉卒偶當其衝終能有備多所擒獲與史徐誠奉調領兵破賊遁中機會署者指揮僉事馮

勳鼓勇而前賊遂奔潰其典史周祐陰謀散黨隱然之蹟未可泯棄合無呈乞鈞裁將署都指揮僉事馮勳通判林寬知縣熊价典史徐誠俱優加精獎林寬熊价仍旌其除盜安民之勞典史周祐另行賞賚隨征南昌前衛千戶馬喜新建縣縣丞黃仲仁南昌縣主簿陳紀安義縣主簿崔錠建昌縣稅課局大使江象安義縣領哨義官楊震七協守縣治安義縣縣丞何全典史陳恒昭把截九里三渡南昌前衛指揮梁端千戶周鎮俱量行補勞其餘獲賊吏兵哨長保長總小甲人等查照近日告示事理分別等第一一給賞陣亡陣傷義兵程碧程魁七等俱各優



恤其家給賞湯藥之費如此庶使有功者錄而人知所勸死事  
而人無所憾矣仍行該府縣將逆賊楊正賢等妻男財產  
估變價銀修築縣城尤爲便益緣繇同查過功次文冊關繳到  
司備縣轉呈到臣簿查正德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據江西按  
察司副使陳槐關稱原問犯人胡順并楊子橋等家屬財產通  
該查抄解報呈詳已批該司查照施行務得的實毋致虧枉外  
續據安義縣中稱依奉掣獲楊子橋妻周氏男楊華五華七華  
八月保等伊同居親弟楊子樓收監起解間十二月二十二日  
辰時不期子樓未獲男楊本榮統集百十餘徒各持鎗刀衝縣

當同巡捕主簿崔錠督領機兵防禦彼賊勢勇打入獄門劫去  
楊華五等并原監楊正江楊紹鑑及別犯胡清等一十八名燒  
燬總甲張惟勝房屋劫掠舖戶傅甫七等貨物隨即起集哨長  
陳魁四等屯兵設法擒獲楊華五等仍舊收監一面追獲餘賊  
楊子樓等合行中報等情又據通判林寬呈稱首惡楊本榮楊  
華二等照舊立寨嘯聚批仰按察司會同各官議處隨據該司  
呈稱依奉會同署都指揮僉事王繼善左布政使陳策副使顧  
應祥等議得楊本榮等罪惡據法卽當督兵擒捕但訪得楊姓  
一族稔惡從亂者有數若使兵刃一加未免玉石未辨合行該

縣再諭楊本榮等作急投首庶幾楊紹鑑等之罪可辯楊本榮之情可原若使負固不服卽將稔惡賊黨指實申來議處呈詳到臣照得不院前年駐兵省城擒勦叛賊之後卽欲移兵撲滅逆黨楊子橋等彼因訪得各犯親族亦多良善連屠若大兵一歸未免玉石俱焚方爾遲疑當據楊子橋等自行投赴軍門本院仰體朝廷好生之德正欲保全一方之生靈當卽遵照詔書黃榜事理將子橋等量加杖責釋放回家諭令改惡遷善其餘黨惡悉不根究外後因解京逆黨劉言陳賢等供攀不已朝廷之意將復發兵加誅則恐失信于下將遂置而不問則一般從

逆之人乃至極刑抄沒而子橋等獨不略加懲創亦何以警戒將來故照舊釋其黨從以示信獨行拘子橋以明罰其遷徙抄沒亦止及于子橋一身朝廷之處可謂仁至義盡矣爲之親族黨與者正宜感激朝廷浩蕩再生之恩皆宜爭出到官輸誠効歎自相分別洗滌其既往之愆而顯明其維新之善却乃略不改創輒敢抗逆官府衝縣劫囚自來誅滅據法論情已在必誅無赦但念中間良善尙多止因楊子橋同居稔惡之徒繆以危言激誘族黨扇惑鼓動以至於此恐亦非其本心今據三司各官呈議亦與所訪略同准依所議姑且未卽加兵就經批行該

道守巡官先行分別善惡令其親族素非同惡者自行告明官  
司各另屯任其被脇之人若能投首到官亦准免罪有能并力  
擒捕首惡送官者仍一體給賞俱限一月之內投首輸服若過  
期不出即將各犯背叛情繇備細呈來以憑發兵勦滅一面行  
仰該縣及各附近官司整集兵快義勇固守把截聽候本院進  
止仍備出告示曉諭遠近外續據通判林寬呈稱遵照明文密  
喚楊姓良善戶丁楊庸楊邦十五等七名到職示以禍福給以  
犒賞着令分別良善止捕衝縣逆賊送官隨該楊庸等誘擒逆  
賊九名到縣又獲賊犯一十七名隨給牌面令通縣老人分投

撫諭而各賊仍前立寨不服續又擒獲賊犯四名後聞官司要  
搗巢穴連夜鼓挾鄰族約有百十餘徒攜船奔入鄱陽湖欲即  
率兵追勦緣該縣空虛誠恐賊計中途回鋒衝突未可輕出除  
差人飛報沿河保長立寨防勦一面牒府督率星子建昌都昌  
兵沿河巡捕外呈乞施行等因據呈臣會同巡按御史等官看  
得賊既入湖良善已分正可四面合兵追勦除行南昌守巡兵  
備點選兵快就行都司馮勳統領星夜前去跟躡賊蹤設法勦  
捕就經批仰按察司即便通行該道守巡官及沿湖各該官司  
地方保甲人等一體集兵防勦追捕毋令遠竄貽患臣等又慮

安義縣泊單弱恐各賊乘虛歸劫另行牌調奉新縣典史徐誠  
選兵四百密從間道星夜前去該縣會同知縣熊价協力防勦  
又行牌仰各官於九姓良善之中挑選義勇武藝及於沿湖諸  
處起集習水壯健慣戰之人各官身自督領密取知因鄉導四  
路爪探或躡賊蹤或截要路或歸防縣治張疑設伏聲東擊西  
一應事機俱聽從宜施行合用糧賞就於司府庫內原貯軍餉  
銀內支給及差官齎執令旗令牌前去督押行事軍兵人等但  
有軍前不聽號令及退縮逗遛侵擾良善者遵照勅諭事理就  
以軍法從事各官俱要竭忠盡力慎重勇果殺賊立功以靖地

方若畏避輕忽致賊滋蔓貽患地方軍令具存決難輕貸完日  
通將擒斬功次獲功人員等項一併開報以憑施行去後今呈  
前因照得臣先節該欽奏敕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設法調兵  
勦殺聽爾隨宜處置欽此欽遵除將前項有功官員吏兵人等  
及陣亡被傷等項俱准議於南昌府動支本院貯庫支剩軍餉  
銀兩除已犒獎給賞優恤外其未經獎犒給賞優恤者批仰該  
司查照等第逐一補給賊屬男婦估價變賣銀兩亦准修築該  
縣城垣支用擒獲賊犯鞫問明白仍解軍門斬首示眾斬獲賊  
級行令造冊繳報并行巡按衙門知會外臣等議照叛黨楊正

賢等肆其兇獷之習恃其族類之繁稔惡一方流劫遠近既積  
有世代比復與兵助逆脫漏誅殄略無悔創乃敢攻縣劫獄聚  
眾稱亂惡貫滿盈天怒人怨遂爾一旦掃滅在朝廷固猶疥癬  
之搔爬在江西實亦疽癰之潰決巡按御史唐龍朱節運謀監  
督而按察使伍文定布政使陳策等相與協議贊畫都指揮馮  
勳及通判林寬知縣熊价等又各趨事効命并力于下論各勞  
績皆宜旌錄臣守仁卧病待罪之餘僅存喘息幸賴諸臣苟免  
咎愆緣係勦平叛黨事理爲此具本題知

始則因善良未分不忍概加誅戮既因其

人湖則急下手進  
是遲速俱得其宜

### 曉諭安仁餘千頑民牌

照得安仁餘千名有梗化頑民數千餘家近任東鄉逃避山澤  
沮逆王化已將數年卽其罪惡俱合誅夷無赦但本院撫臨未  
及況查本院新行十家牌諭各官因民頑根尙未編查若遽行  
擒勦似亦不教而殺爲此牌仰撫州府同知陸俸督同東鄉縣  
知縣黃堂及安仁縣知縣汪濟民餘千縣知縣馬津親詣各民  
村都沿門挨編推選父老子弟知禮法者曉諭教飭令各革心  
向化自求生路限在一月之內仇者釋其怨憤者平其心逆者  
歸其負罪者伏其辜具錄呈來仍舊待以良善若過限不改不

必再加隱忍姑息徒益長奸縱惡即便密切指實申來以憑別有區處施行

編查家甲原是善政近日常行之鮮效者止因地方官憚勞不  
宜親詣挨編輒委衙佐漏富欺貧徒滋一番騷擾耳必如諭  
始得

辨誅遺奸正大法以清朝列疏

丁憂南京兵部尙書臣王某謹奏爲誅遺奸正大法以清朝列  
事嘉靖元年十月初十等日准南京兵部咨准都察院咨該巡  
按廣西監察御史張鉞奏爲前事題奉聖旨是這所劾張子麟  
事情還着王守仁伍希儒伍文定看了上緊開具明白奏來定  
奪欽此又准該部咨准都察院咨該丁憂刑部尙書張子麟奏  
爲辯汚枉清名節以雪大寃事題奉聖旨是張子麟所奏事情  
着王守仁等一併看了來說欽此俱欽遵外方在哀經之中憂  
病哀苦神思荒憤一切世務悉已昏迷恍惚奉命震悚旋復追

惟臣先正德十四年六月初六日奉勅前往福建查處聚眾謀反等事本月十五日行至豐城地方適遇寧藩之變倉卒脫身誓死討賊十八日回至吉安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起兵七月二十日引兵收復南昌二十二日宸濠還救二十六日宸濠就擒其時餘黨尚有未盡百務叅集臣因先令各官分兵守視王府各門至月初五六間始克率同御史伍希儒知府伍文定等入府按視宮殿庫藏諸處其間未經燒燬者重加封識以俟朝命已被殘壞者分令各官逐一整簡有刑部尙書張子麟啟本一封眾共開視云是胡世寧摺詞臣當與各官商說此等公文書

改之類皆在宸濠未反數年前事雖私與交往不爲無罪而反逆之舉未必曾與通謀况此交通之人今或多居禁近分布聯絡若存此等形迹恐彼心懷疑懼將生意外不測之變且慮檢人因而黥綴掇拾異時根究牽引奸黨未必能懲而忠良或反被害昔人有焚吏民交關文書數千章以安反側之心者今亦宜從其處以息禍端遂議與各官公同燒燬後奉刑部題奉欽依原摺簿籍既未送官封記收掌又事發日久別生事端委的真偽難辯無憑查考着原摺獲之人盡行燒燬欽此欽遵外臣等莫不仰歎聖主包含覆幬之量範圍曲成之仁可謂思深而

慮遠也已以是臣等不復爲言且謂朝廷於此等事既已一概  
有略與天下洗滌更始矣今御史張鉞風聞其事復有論列是  
亦防閑爲臣之大義効忠於陛下之心也尙書張子麟力辯其  
事而都察院覆奏以爲世寧之獄悉繇該院與子麟無干則誠  
亦曖昧難明之迹今臣等亦不過據事直言其實耳豈能別有  
所查訪然以臣愚度之嘗聞昔年宸濠奸黨爲之經營布置於  
外往往亦有詐爲他人書啟歸以欺濠而罔利者則此子麟之  
啟無乃亦是類歟不然子麟身爲執法大臣非一月矣縱使與  
濠交通豈略不知有畏忌而數年之前輒以肆然稱臣於濠耶

夫人臣而懷二心此豈可以輕貸然亦加人以不忠之罪則亦  
非細故矣此在朝廷必有明斷臣偶有所見亦不敢不一言之  
緣奉欽依這所劾張子麟事情還着王守仁任希儒伍文定看  
了上緊開具明白奏來定奪及張子麟所奏事情着王守仁等  
一併看了來說事理爲此具本差舍人李昇親齎奏聞伏候勅

旨

直言不傷於訐



